



09994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四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合刻二種醫書序

永城李公之按浙也于時東禦倭西伐播浙數奉徵發而采礦權稅之使出誅求無藝民乃大困姦回內嬰乘間構禍公所至謀度諏詢民之疾痛而或噢咻之具爲區處已彈治諸橋度吏侵民者已疏請罷諸非常征斂民稍有寧宇逆折亂萌矣旣踰年臺以無人不時代領職自如一切科條三五申令所司以次貫行無斃暇日則取玉機微義醫學正傳兩書授藩大夫鏤而布之或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一

合

曰醫小道也流略部錄儕之伎術何所關於理亂之數而公屬意乃爾古柱下史主方書豈謂是耶是不然侍御史代天子巡狩方岳事無所不得問而其大要在明刑醫與刑異事而理實相通醫有方刑有律方與律有窮而病者犯者無盡故醫之訓爲意而律之外爲例因時制宜要中於情法而止方或與古背馳而善用之同歸奏功夫醫切脉望色聽聲寫形卽病在死法中而湯液醴灑鑱石撬引案杭毒熨之甚者解肌結筋揲荒爪幕必求其生而後已司刑者卽天論輕重之序淺深之量大小之比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爲五聽八議

三宥三赦叅訊槐棘之木而平達嘉肺之石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必求其生而後已天有四時不肅殺不生成而聖人之治象之殷道先罰而後賞其言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于貴使人味食然後食其得味也多

高皇帝不云乎恩德非汎然醫不施藥石疾不自愈三誥六令臣民廩廩守之救過不給書曰辟以止辟刑期無刑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其道一也公在官言官曲暢而旁通以及於醫豈惟相通抑於治有助焉古者六卿懸法象魏明示百官而州長黨正族師閭師之屬或以四時孟月吉日或以正月正歲屬民讀法道人時以木鐸徇于道路家喻而戶曉之若曰教勅亡素而驟加誅人且有辭其於醫亦然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凡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稽其事以制其食民得藥傷補敗而無短折札瘥之患今天下郡國縣道悉置醫學卒乃具文虛位民居邑屋與有貲者始得延醫而窮里窶人子束手待斃庸醫往往殺人而人莫覺其非公下車亟修鄉約保甲宣示

高皇帝之彛訓日夕在民耳目其行二書也將使人人誦之如讀法然何病之不除人有恒言酒色財氣病之興也則四者以爲階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懲忿窒慾身

體髮膚不敢毀傷食息起居罔有不欽其犯刑者鮮矣
醫之爲助不亦大哉包犧甫教民耒耜而本草興黃帝
通變宜民垂衣裳以治而素問出周公制禮醫之官有
五隸于天官冢宰而大司寇官屬以應秋序李公爲斯
舉也淵源遠矣不佞備在刑官就醫家言相通相助于
刑者而取譬如此二書大凡微義觀者自得焉不具論
全生四要序

里有歐陽叔堅氏兄弟皆以經術爲諸生而旁通醫晚
節醫彌精里中人延致日不暇給遂謝諸生籍而會其
兄卒獨叔堅在叔堅曰命矣夫是非醫之罪也愈益治

其道所居不啻重二千石矣學士大夫叩之叔堅出一
編書曰全生四要者吾刳心垂五十年所得此耳蓋叔
堅醫名成而知者敬事之不知者以醫小之一日舉視
不佞不佞三復而歎曰子之道非醫也儒也儒者雅言
詩書而重執禮子言四要節飲食寡色欲調精血慎方
術皆禮也禮有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故制禮必先焉
三十而後室七十而後夫婦無間晝居於內則問其疾
月令十二戒容止止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丁寧不已至
夫男女閤隔行則道左右言則闕內外所以別嫌明微
不可勝舉矣飲食則割烹煎和之事死生蠱薨之物香

腠腥膳之宜脩刑臙胖骨鱗之制火水之齊醴齊酒漿
醢醢醴粥之品旨甘柔滑脫作新饌膽治之用蓋自爲
嬰孺而事父母時業習之最纖悉矣以此調精血何所
不調而更輔之以醫藥至所謂醫藥者必首食醫食羹
醬飲之齊眠四時而君子之食恒放焉以五味五穀五
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眠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
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蓋四要者合之不外飲食男女而
所以不使爲飲食男女病則調精血一言以蔽之矣故
曰子之道非醫也禮也不寧惟是子婦之於親若舅姑
問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奉席將衽請所鄉趾寢不尸
居不容而又爲之羽籥干戚屈伸俯仰綴兆舒疾升降
上下周旋揚襲趨踰唯諾各有差次哭而往及曲偯鄉
飲酒而終日百拜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則醫之
折肢導引從此乎出夫安往而非禮而柰何以醫小之
周文公之制禮也辯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
民極莫尊於天子莫要於天官而自膳夫以下凡十職
醫師以下凡五職自酒正以下凡十職自內宰以下凡
十八職所司皆飲食男女藥物而皆統于冢宰以此思
重重可知已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唯禮爲然而醫實象
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因地宜辨物情功與

天地參治國無禮譬譬無相俵俵乎其何之譬終夜有
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人之不通於醫也何以異此
孔子與子夏論無體之禮極於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吾
以爲醫足當之不然者請繹子四要設誠於中而力行
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一不合者哉叔堅莞爾而
笑曰隆禮由禮不敏何敢知聊可目爲有方之民而已
不佞亦爲之一粲而會起家入蜀攜之篋箱中授華陽
張令版行之詩不云乎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知禮則不
宜鄙薄醫不鄙薄醫則知歐陽子之書非駢拇枝指矣

太素脉要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

五

祁門程時卿游於不佞之門者三世其初業儒不就爲
形家已乃攻醫已從宣城沈先生譚理學所全活不受
糈遇異人教以太素脉多奇中卽不佞所睹記不可一
二詳矣不佞數叩之曰請待數年而後與子久之時卿
之父母皆大耋而身且開六袞顧其子姓中無可受業
者則謂不佞與其私傳子孰若公之人人出囊中一編
蓋異人所口授而時卿手錄者稍芟其雜複定爲二卷
不佞卒業掩卷而語時卿是何異是吾儒洪範之緒論
也洪範以五事分屬五行而徵休咎太素以五臟六腑
之脉分屬五行而診休咎其揆一耳然而太素多奇中

洪範或不其然洪範推極于天地人物博而不能該太素一人之身約而可據也是書首所載五運六氣蓋自洪範五行始時有出入惟所謂七表八裏九道六極四離順四季旺十二時按之百不失一耳子獨取指南剪金通玄隱微四賦而汰諸蔓延謬悠之說有以也時卿唯唯不佞因爲題其端而行之

痘疹要訣序

六書有疹無痘疹之義可以通百病痘則後人以其形似豆而增疔文字不立安有成書無論軒岐和扁秦越人不見墳記近代鄭馬二氏會萃藝文醫方二十六種

治小兒家可五十而不專以痘疹名至于今小兒生死繫焉以其術名家著書者日衆而莫善于錢氏之心要陳氏之真訣大都論元氣流行稟賦虛實藥性溫涼補瀉病症表裏重輕形色吉凶變態防備忌避之法死生危愈之期要視訣稍詳而萬氏折衷之于是兩家相爲用不相悖魏中丞李公撫晉病晉之無良醫也良于醫小兒者更鮮旣行心要齊康公按晉復得真訣行之二公盛年甫舉子子或病痘疹博求是書試之奇中幼吾幼及人之幼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則二書所由行也今夫射若丹若墨度尺而午射正蒞之容體必比禮節

奏必比樂然而審括往釋心手相得不可言傳矣地形
制不同械用亦異魯人以塘衛人用柯齊人用一革異
物而同功故錢方多寒以清積熱陳方多溫以固元氣
或汗下于先或服升麻葛根湯于後俗醫錯愕不敢任
而兩家投之皆效善用之卽重變爲輕不善用之卽輕
變爲重斟酌損益非鴻術不能則二書所由併行也周
禮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食疾瘍皆有醫惟獸亦
然其政令掌之醫師而隸之天官冢宰天道好生醫以
承天可不謂聖人重事乎書云如保赤子赤子疹不能
言是書也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林林總總蚩蚩沌沌

非能言之赤子耶疹有甚焉晉地瘠而民勞百年之內
虜寇則死鋒鏑虜款則死版築餽餉屬者采礦權貨水
火之政與旱潦之歲災害臻臻道殣溝瘠所在彌望兩
公卹民之羸如痾痺在躬力所專制無復餘方幾非在
我不憚燥舌逆鱗必得請而後已而晉民今幸全體樹
類也不佞竊聞之道有先天而弗違有後天而時行遂
古民鶉居鷄食嗜欲節少生兒不聞痘疹叔季流心贅
行傷生之事非一諸患無子者不清淨養壽命之原而
妄服食藥物揠苗助長兒受毒酋腊痘疹率難治闕傷
天年坐此其故醫道通于治道而總之不能違天二書

之行後天也二公之治晉先天也民有優無賈有逸無罷釐舉嘉義淳龐敦固物無害生時無逆數湛恩汪濊無天昏札瘥之憂二書若刑措可不用也是在百執事分猷念以相從矣

人子須知序

論矣今又十平留吳日益大史公幸

德興徐維志維事兄弟蓋轡云少爲邑諸生遭家難棄去治形家言德興故多地師見以爲未嫌於志更走四方求勝已者而師事之所歷燕齊吳楚閩粵名城大都偉麗之觀絕嶂幽壑猿鳥之徑遺墟荒隴狐兔之官皆窮躋翔覽然後已凡三十年而業成著書曰人子須知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

八

合

學士大夫雅好之造請無虛日矣先通奉公居王父喪取其書置几上手校讎紙敝墨渝弗釋也無何先通奉不祿諸孤藐焉懼不足襄大事則迎致維事來與計之君故儒者恂恂若不能言比登覽卽千里在指顧中聚訟可否衆莫能決徐出片語而定間嘗請曰述兄弟三十年功緒盡在斯編矣今又十年聞見日益太史公幸爲忠臣不佞謝不敏會君有郢曾司空聘而維志適從荆南來遞出所新得相質損益殆半司空遂以付剞劂焉謂不佞與聞其事屬序以傳不佞竊嘆夫術業難工而盛名不易居也君恒言家世受尚書學古有獲多聞

事建始吾求堪輿於書而不合也自用則小好問則裕
中吾求之人而不合也晚而求之古今墓宅成敗已驗
之格而合者十六七矣夫兩戒山河首西北竟東南其
形勢利便豈一端而已自吾涉淮北渡漢南以窺中原
秦蜀而驗吾格與前代名家肇畫無不合者矣胼手胝
足勞心焦思其成之難如此君兄弟名籍甚而忌者口
亦無所不至初以不佞招入郢人或詬曰是商顏皓首
而儒衣冠者英雄欺人耳市虎杯蛇轉相扇惑君幾無
以自解嗟乎無論君所執無論今人漢子雲氏草太玄
羽翼聖經而舉世莫能知獨桓譚竒其辭謂五百歲後
輿老氏不云乎知我希者貴彼其之子雖戶說以眇論
終不能化復何有於不佞之言君第藏之名山可矣

象法大觀序

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伏羲氏作易然而余
以爲形法家近之形法家之名始自班孟堅大舉九州
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
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形與氣相首尾形卽天象
法卽地法氣則貫之合六家而爲一其論甚精卽俯仰
並觀之指耳嘗因班氏之論而考形法與易合者約數
端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大

業故曰生生之謂易而乘生氣之說近之矣數往者順
知來者逆易逆數也而地以逆爲上逆則氣聚而固近
之矣易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揲著二奇一偶爲陰爻二
偶一奇爲陽爻而下地陰來則陽作陽來則陰受近之
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形或爲
圜爲直爲長爲高質或爲徑路爲小石爲大塗爲剛鹵
色或爲大赤爲玄黃而以天星名山木直而聳火鏡而
焰金圓而清土方而濁水柔而曲近之矣乾坤六子各
有方位參伍錯綜爲六十四其取象天或在山中和或
在澤火或在天上澤或上於天木上或有水水上或有
火而辨五星九曜以定龍脉審官鬼曜樂以證穴情擇
年月日時以順五行生克化制其變無方其用不窮近
之矣易與天地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故知幽明之故
形法幽而相墓明而相宅寧盡迂怪不經耶吉凶與民
同患制而用之謂之法相宅相墓使民趨吉避凶其言
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又寧可以嘗試漫爲耶易兼三才
成變化行鬼神其道至大惟大義晦而淫巫瞽史以一
曲之見附會殺亂易幾廢爲術數小學矣形法之流始
未嘗不善卒迺舉一而廢百黨同而伐異師今而非古
奇衰虛僞紛然錯出遂鄙之爲末藝闢之爲異端則豈

其初使然哉病在觀者不得其大而執其小也每取易以論世之形法家率不知所置對獨豫章劉習甫莫逆于心習父豫章右族也詩書之彥簪組之客比屋狎迹所師承淵源遠矣是以于形法家得其大者見解論議往往卓絕吳越甌閩間學士大夫好之不遠千里而來楚出其囊中所貯一編青視余使爲之目余于形法家無所曉而斷章取義于易曰象法大觀大觀者可範圍天地而不在雕刻衆形可俟諸後世而不責效旦夕可使孝子慈孫自盡而不以投倖福徼利之私可與知者道而不必諧俗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十一

四〇四合

三命名家序

鄭俠滌志經籍有元辰十七部三命一百一部行年二十四部馬貴與通考所載董董耳然皆屬之五行考鄭志析五行爲八類又析爲三十種而談命又析爲三部夫五行貫三才通萬有諸家各得其一以見長致用如威鳳一毛祥麟半趾卽不足該其大全謂非麟鳳不可聖人之道散爲經禮曲禮三百三千旁皇周浹無所不入兩君之槩以五行也其見甚卓其論甚正而輒近世爲星家言者暖暖姝姝自以爲範圍天地搏掄陰陽是取三百三千中之一而曰聖道管是也除日無歲歲寧

盡于日乎諸凡託黃帝風后河上公司馬季主東方朔
之傳與出天竺梵學都利聿斯經者不附會則弔詭惟
陶隱居桑道茂僧一行所撰著近實而韓退之於李虛
中稱其百不失一鼉公武于秤星經硃子以爲精者
巧發奇中孫紹呂才名垂史冊其人不凡書自不謬耳
里人曹思臯少習經生業頗有緒父按思臯祿命不必
用儒顯而思臯善病病歷年獨于父術覃精研思時相
論難久之徹悟奇進以決人休咎如所謂巧發奇中百
不失一者或疑思臯有他術非也思臯大致本五行根
極理要而于諸家參伍錯綜以盡其變數取已往格法
大必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十二

合

勘覈同異黍累毫芒無憾而後卽安其於五行亦儒者
得聖之一體耶通天地人曰儒一事不知學者所恥思
臯不爲儒不以吾儒大道而旁羅竹輪玉鈴之術余恐
其若趙括讀父書也安能出箕裘于弓冶之外哉司馬
談論六家要指首陰陽次儒漢太史掌天官談嘗學天
官唐都故云然然儒者卒以此病之籍第令思臯第諸
家必不爾余略元辰行年而專以三命目之爲名家三
命固足該二部其不言五行者五行道大也

談天碣石編序

小弁之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鄭氏箋以爲六物之

吉凶而予平五星之說緣之而起其所論財官印殺偏
正創四餘布十二宮於吾儒五行之理無當而工其術
者往往多奇中何也余謂天道廣大悉備雕刻衆形而
不爲巧夫以草木之一鄂一不一葉一穗鳥獸之一羽
一毛一喙一趾與其甲拆長斂孳孕胎卵之期事至微
細數至繁夥而曾無忝紊毫髮爽其於生人固不應闕
疎且也占卜家或以星或以風或以雲氣陰晴豐歉可
坐而得然而福善禍淫事最易判理最著明而於人時
有所憾至號曰視天夢夢不亦異哉坐井而觀天謂非
天不可謂足盡天則不可予平五星猶之風雲星辰之

占各執一隅相推測而遂謂天道無復餘蘊是以井中
之天病天小也性命一理告子韓子論性各三品寧無
合者而十失其五孟氏第道性善十得其九仲尼稱繼
善成性曰性相近習相遠上知下愚不移而義始備子
平五星之言命儻亦告子韓子之類乎子思子以一言
盡天曰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使其可測必以善淫取禍
福若左右券無乃使人易窺而長規避者之機械哉如
是而天之權讖緯術數家操之有餘矣聖人又何以罕
言命也金谿周生鳴鳳以子平五星游於薦紳學士間
甚有聲所挾書無多然不勦襲諸家言而沔人陳立甫

署其端曰談天碣石昔鄒衍稱引天地判割以來五德
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從之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
篇先驗小物而推極於無垠邇於天地未生窈冥不可
考原王公大人瞿然顧化燕昭王請列弟子之坐而受
業築碣石官身親往師之然自司馬遷已病其不軌意
在牛鼎于世主而桓寬王充之屬目其罪爲匹夫熒惑
諸侯彼所得於天者淺而遠自尊大其說欲以籠蓋人
羣簧鼓天下後世之豪傑則左矣余故曰立甫有味乎
其言之也

茶經序

大梁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十四

合

徐微休尚論邑之先賢於唐得陸鴻漸井泉無恙而茶
經漶滅不可讀取善本覆校鏤諸梓屬余爲序蓋茶名
見爾雅而神農食經華陀食論壺居士食志桐君及陶
弘景錄魏王花木志胥載之然不專茶也晉杜育荈賦
唐顧況茶論然不稱經也韓翊謝茶啓云吳主禮賢置
茗晉人愛客分茶其時賜已千五百串常魯使西番番
人以諸方產示之茶之用已廣然不居功也其筆諸書
而尊爲經而人又以功歸之實自鴻漸始夫揚子雲王
文中一代大儒法言中說自可鼓吹六經而以擬經之
故爲世詬病鴻漸品茶小技與經相提而論人安得無

異議故溺其好者謂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稱引並於禹稷而鄙其事者使與傭保雜作不具賓主禮汜論訓曰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下於古爲義於今爲笑豈可同哉鴻漸混迹牧豎優伶不就文學太祝之拜自以爲高此難爲俗人言也所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占夢三卷不盡傳而獨傳茶經豈以他書人所時有此爲觴長易於取名如承蜩養雞解牛飛鳶弄丸削鑿之屬驚世駭俗耶李季卿直枝視之能無辱乎哉無論季卿曾明仲隱逸傳且不收矣

費袞云鞏有甕偶人號陸鴻漸市沽茗不利輒灌注之以爲偏好者戒李石云鴻漸爲茶論并煎炙法常伯熊廣之飲茶過度遂患風氣北人飲者多腰疾偏死是無論儒流卽小人且求多矣後鴻漸而同姓魯望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收租自判品第不聞以技取辱鴻漸嘗問張子同孰爲往來子同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兩人皆以隱名曾無尤悔僧晝對鴻漸使有宣尼博識胥臣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巖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杼山矣遂束所著燬之

度鴻漸不勝伎倆磊塊沾沾自喜意奮氣揚體大節疎
彼夫外飾邊幅內設城府寧見容耶聖人無名得時則
澤及天下不知誰氏非時則自埋於民自藏於畔生無
爵死無謚有名則愛憎是非雌雄片合紛起鴻漸殆以
名誨妬耶雖然牧豎優伶可與浮沉復何嫌于傭保古
人玩世不恭不失爲聖鴻漸有執以成名亦寄傲耳宋
子京言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摩於道終南
嵩山成仕途捷徑如鴻漸輩各保其素可貴慕也太史
公曰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數惟做儻非常之人稱焉
鴻漸窮厄終身而遺書遺蹟百世之下寶愛之以爲山

川邑里重其風足以廉頑立懦胡可少哉夫酒食禽魚
博塞樗蒲諸名經者夥矣茶之有經也奚恠焉

高山流水冊序

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今若泰山
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今若江河其說出列子
及呂覽韓詩傳是以山水之志而寓之琴者也夏之時
洪水懷山襄陵禹援琴作操其聲清以溢潺湲潏潏志
在深河猶是也然而伯牙之善琴實自山水得之方其
學琴成連三年不成成連曰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
能移人情與俱至蓬萊止伯牙宿乃刺舟而去旬時不

反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崩折之聲山林杳冥羣鳥
悲號捨然而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
連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蔡中郎訪鬼谷所居山
五曲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以呈馬融王允等異之
猶是也盖有以山水而助琴之致者蕭思話從登鍾山
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宋帝使石上鼓琴相賞有松石
間意戴顓隱黃鵠山林澗甚美嘗憇澗中劉義季亟從
之因爲鼓琴是也盖有以琴而通山水之靈者鄭師文
叩羽弦川池暴沍叩徵弦堅冰立散命官而總四弦醴
泉湧漢武撫落霞之琴歌青昊春波之曲徧山傳響是
也夫豈惟人其取材也必洞庭之椅空桑龍門嶧陽之
桐東海之外大壑甘淵之遺則以山水鍾秀故其制象
也文上曰池下曰濱或曰巖則取義山水之體琴之道
與山水通非一端而已秦人王生善琴而善王生琴者
錄其曲調與贈言哀成裘友人雲間沈孺休爲之目曰
高山流水乞余叙其旨余不學操縵不能安弦姑以所
記問綴緝之弁其端左太冲不云乎非必絲與竹山水
有清音陶元亮不云乎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余于
山水雅有微尚因以山水知琴又因以知王生矣

秦漢印統序

羅延年父內史任俠饒知略佐胡襄懋平烏寇有功而
又好文博古製墨與箋最工傳至今墨一螺可萬錢所
藏古器甚夥旣坐事受法家見籍獨印章授梓者猶存
而是時雲間顧氏印藪盛行延年以爲未廣益購求增
益之其友吳伯張相與叅校品第凡歷三十年功緒甫
竟而延年卒矣伯張不欲沒其所長爲付之剞劂而名
之曰秦漢印統印不自秦漢始古者璽通於上下猶人
臣亦可稱朕秦始皇以人主專稱璽其臣稱印稱章而漢
因之則印所由名秦漢也六書不自秦漢始秦李斯以
大篆爲小篆以小篆爲秦璽諸印因之雖名繆篆篆之

原委可得而觀漢以後莫出其範圍故書有八體一曰
摹印則統所由名印也印有金有玉有石有鑿有鏤有
鑄有琢有官有私有字法有刀法縱橫繁簡損益文質
雖有知巧莫不本原秦漢則印所由名統也不佞不曉
文字不善書如七萃之士從八駿登策府取玉三乘載
玉萬隻有駭矚交手讚嘆耳烏能舉其名狀講說其義
故哉然而竊有所感者三顧氏印藪以御醫爲父光祿
典客廷平爲子天錫爲孫羅氏亦父子相繼輔之以吳
伯張乃就此編述作之不易也如是事物細微莫不有
妙理至境洒削纍丸捶鉤緯蕭薄技賤行也而以成名

于今稱之卽李斯具五刑夷三族其篆承用不廢以爲
統宗內史之取重今日有以也人不可無一長如是褚
胤墓超古冠今好事者請免死嵇中散遇害恨廣陵散
絕矣朱家之匿季布樂布之奏事彭越蔡邕之傷董卓
王修之斂袁譚或重意氣或敦雅素雖蹈湯火不避秘
論衡竊莊注旣可嗤笑庭草燕泥遂爲身崇妬名一念
何所不至延年遭家難羸身無所適而伯張生爲之亡
命沒爲之歸骨又爲之傳其書憐才篤舊不掩人善如
是凡此皆可風世箴俗不佞故詳著之爲此統本事焉

金一甫印譜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十九

初海陽金一甫與余論書法字學余甚異之更三十年
而一甫學日進法日工所爲印章日有名自宋宣和王
順伯趙子昂楊遵宗吾子行葉景修顧汝修諸家譜集
無所不叅校近代博雅之士文休承何主臣黃聖期吳
敬甫趙凡夫輩無所不質問獨稱吾子行三十五舉說
最善而顧氏印藪不必皆精取其精者摹而成譜以吾
氏編附焉其大指謂古印皆用鑄惟軍中急就用鑿人
名私記多用刻必先明筆法而後論刀法乃今以訛缺
多圭角者爲古文不究六書所自來妄爲增損不知漢

印法平正方直繁則損簡則增若篆隸之相通而相爲

用此爲章法譜所載筆法章法俱得古人遺意而以刀
法運之譬之斲輪削鐻知巧視其人何如非可口傳也
其說與子行相發明自負良不小矣文字代結繩以來
蓋數千年日趨省便而世多陽浮慕古僞者以贗鼎售
淺者以燕石寶訛者以鼠璞誤或本無所曉而爲大言
欺人若庾子嵩不好南華開卷數行卽掩曰了不異人
余老僉終不甚解爲題其端請正於閱覽博物之君子

不肖印雋序

嘉隆以來名善隸古者余得交其人曰黎祕書文博士
程光祿何山人然筆法與刀法同體而異用長於書不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 二十

必長於刻惟博士兼之而以貴不能數爲人作長卿書
吾不知於博士何如而手刻則當世無輩又無貴賤賢
不肖乞無不諾故其所爲私印學士大夫家恒有之珍
於拱璧長卿沒而名益著東南後進法之者數十百人
人人自以爲得何氏心印而識者獨謂梁千秋高第第
子云千秋之於長卿步趨模擬研精極思不啻三日冢
中之臥而更會最其所流布人間者名曰印雋自世有
印統印譜兩家搜輯秦漢以下八代章璽私印無不畢
具顧其法不盡傳長卿會八代之法得心應手千秋受
長卿之法以手副心其不及八代者則苟卿法後王之

說也其必盡收長卿所製者則揚雄能讀千賦能爲之
之說也俗儒薄六書爲游藝古文失傳而弔詭者欲自
作祖甚或畫鬼魅以欺人千秋蓋病夫遙聞聲而相思
日近前而不御也執柯伐柯其則不遠無使人憚於古
今人不相及無使屢鼎滄人視聽蓋有功古今文字之
學非直善學長卿矣

程氏二譜序

程氏二譜者新安程敬敷輯其所爲畫竹篆印譜而行
之者也往歲敬敷過我值有蜀之役卒卒不悉所詣第
聞其善古篆口占兩絕句贈之而已更六年而譜成而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 三十一

合

余乃始恨相逢之晚相別之遽也余于此兩事殊贖贖
然竊聞書與畫異用而同出蓋自伏羲八卦始其功用
皆能使天地人物之情形儼然若真燦然具足躍然當
於人心而古今代變不可勝窮書之最古者曰古文曰
大篆自李斯之小篆程邈之隸書作而行草諸體備焉
畫之最古者爲人物其後始爲山水爲草木鳥獸專門
名家紛然錯出矣書至行草而古篆亡卽工於行草者
亦以時降有一解不如一解之恨畫則人物山水草木
鳥獸各以其時自作祖古不必勝今而今不必遜古篆
于印竹于草木特一端耳就其中各有至境焉而不足

以盡書與畫之變印不足以盡篆之變而篆久亡故黠者傲人以所不知而乘之以爲僞竹不足以盡畫之變故拙者便於功之易窮而專之以自匿其短今雅道大興士大夫好古能事者相望不可以毫髮欺敬敷所譜吾知其免此矣余又聞之書畫同功而至於發明理道揚矜今古則畫所不悉者書獨有之書之成名也恒据名畫之上米元章好褚蘭亭摹本至以王維雪景李王翎毛徐熙梨花易之其低昂乃爾人亦有言畫竹幹如篆枝如草葉如真節如隸而所傳神品妙品氣韻生動合于自然兩家矩矱大略相通敬敷富於年未見其止

以竹通篆因以究畫之全以篆試印因以究書之全當必有進於是者余且樂觀其成矣

方于魯墨譜序

今之工于墨者則無如于魯氏矣于魯故名大激晚乃以字行更字建元其爲墨象凡五曰規曰矩曰珽曰圭曰雜佩象所取義六曰國寶曰國華曰博物曰太莫曰太玄求之象與義而不能得強而名之者五曰瑤草曰大國香曰大紫重玄曰非烟曰寥天一不脛而走四方不招而市如噎處布衣之位而重於千乘不佞介紹之以左司馬申之以二仲氏得至其室縱觀之其品式有

經則王府之關石和鈞公輸之準繩也其追琢美好則
偃師之倡輪扁之斲宋之玉楮而郢之斤成風也其詞
章則典謨訓誥渾噩爾雅卽秦漢而下無論也其族類
浩穰肖像詭特則九鼎之百物神姦冊府之羣玉不可
形狀也其芬香郁烈光彩煜燿則虞庭之卿雲太乙之
青藜楚之畹蘭畝蕙也其文字則河之圖洛之書倉頡
之篆孔甲之盤孟闕里之蝌蚪也試而用之不膠漆而
固不烟霧而升不涅緇而黑不珠璧而潤若有若無若
離若合其天之蒼蒼非正色耶其壺子之衡氣機耶卽
鄒衍莫能談季咸莫能相矣美哉技也一至此乎于魯
之子嘉樹息父之業而修之名與于魯等不佞又聞人
之言曰于魯始爲墨市無知者嘗受學于左司馬而業
奇進已受知于王氏二美而神愈王夫孰謂文士無用
哉不佞不文何敢望三先生以于魯父子之請不能爲
墨序聊爲序其譜如此

墨苑序

程君房與方于魯少相狎長相優而卒不相能也于魯
工爲墨從少司馬汪先生遊先生高其評目海內能言
之士同聲推許今墨譜盛行于世而君房治墨故精良
私用不平是安得據吾上會中大獄久之甫釋益發憤

治墨海內能言之士若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驍騎
君房乃哀其所得頌賦評贊之屬可萬言并其墨之形
製可數百種而附以已所者詩若文如千篇爲墨苑以
貽不佞不佞蓋喟然而嘆甚矣人情之徇名而好勝也
輪攻而墨守鶴飛而錫卓鍾書而荀畫羽芥而距金駃
牛豆粥何益人毛髮事而兩不爲下遂成怨府甚且若
蒙羿之射也夫一栖不兩雄一淵不兩蛟君房思以間
執讒慝之口而快其所積憾深怒其爲此苑也蓋亦若
會稽之臥薪嘗膽不遺餘力矣然不佞以爲苑與譜無
以異也譬之藏珠之櫝耳曷反而求之苑所有者乎以

譜較苑君房必艷然變色不受則請借不佞爲喻昔者
揚子雲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
客卿以作賦翰與墨異物而同功苑與林異稱而同義
不佞嘗承乏翰林矣不勝其官而斥爲外吏而近日文
章家七子三甫輩皆不官翰林復以不佞之不能文章
者爲翰林羞而人始求多矣樹高于林風必摧之名高
於人衆必嫉之彼翰林之名誨之妬也不佞不知墨而
嘗考六書之義苑之爲言文也其說在秦詩蒙伐又言
蘊積也其說在風俗通其義在周禮雍氏夫文蘊積而
名苑必舉天下之墨無出於苑之外無加于苑之右者

而後可士離蔬釋僑而仕本朝何官不可居而以翰林
爲名名翰林而以不善翰墨者具員何所逃責故曰盛
名之下其實難副君房無務敵怨無務聲聞務所以副
是死者而已矣天下後世之耳目安可愚也昔趙郡李
孝美有墨苑三卷曰圖曰式曰法馬涓李元膺爲序其
說具在人無能行之者君房書名同孝美而不佞序姓
同元膺漬墨揮翰爲之憮然

墨史序

方玄卿以墨名江南薦紳學士亟稱之余問玄卿何修
而臻此出其所爲墨史示余史法司馬子長有本紀則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 二五

紀帝王家墨事也有年表則造墨者姓氏及諸墨名若
封錫官號者也有八書曰墨源曰墨法曰墨產曰藏用
曰福忌曰估直曰靈異曰藝文有世家有列傳皆墨事
而楮筆之屬諸與墨相須若同功一體者附焉後爲自
序居然良史矣蓋余於是而信天下事未有不自學問
中來者也考工記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埴埴凡三
十官至爲猥賤纖悉必有天時地氣材美工巧焉故曰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
之作也作者竭心思耳目之力曲爲之制布在方策以
俟述者而漫不省記嘗試無取裁必不可幾于國工之

林矣是史也古今治墨家所以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盡
人官之能窮物曲之利者如指掌如察脉如析秋毫如
水木有本原如鉛汞有火候鉤深致遠探賾索隱幾無
遺蘊學而習之夫墨安得不精良哉管氏有言多備規
軸迹求履之憲焉有不適善玄卿多備求憲名冠吳越
非倖也余又考于寶注周禮百工之官言司者總其領
言師者訓其徒言職者主其業言衡者平其政言掌者
主其事言氏者終其身不氏不人者權其材道揆法守
上行下效若一官不易方民不徙業故雖小數未藝而
精義神理存焉觀摩漸深匪一朝夕書所謂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以諫其人皆閱覽博物君子豈與夫末世諸
食技術之流比絮短長者墨有史史具諸體拘儒駭以
爲僭卽不然第曰游戲翰墨耳則何不觀於周官余於
墨史而益嘆學之不可以已也

弈微序

方子振父故善弈子振五六歲時旁睨輒若有會試令
爲之出人意表坐客大驚曰此陸瓊也遂以弈名江南
好事者延致無虛日諸宿老皆出其下王元美司寇大
相賞異品在第一名聞京師余丙仲何啓圖兩學士置

驛迎入都時

上私好弈大璫馮張之屬客子振代舍使傅小豎轉相授受將以執金吾官子振待詔公車而子振窺諸璫沈必敗乃游太學諸公爭捐金爲資子振守太學法辰入酉歸寢與諸璫遠而招其友蔡夢斗代之諸璫坐法門下客株送蔓引子振獨不染于辭而又爲調護蔡歸其家士論以此益高子振子振自維揚徙家清源皆舟車冠蓋孔道應接日不暇給當其專心致志若褚思莊竟日達曉不寐頗自苦而許孟中司馬愛子振特甚以子之才柰何不用之學乃用之弈子振益折節鄉學與鄒魯絃歌揖讓之士相切磋辭翰雙美不在弈下其子自

強亦補博士弟子員有聲不復能作少年時事而弈名久著四方踵門求見負局受業者無可辭則託之游以避之會故所善王司馬子廓傳學使伯安在蜀蕭將軍季馨在朔方招子振子振乃西登華嶽渡河出塞已入劔閣窮峨眉諸勝而銅梁米仲詔明府修臨邛故事以重客禮禮子振仲詔時就問弈子振喟然曰吾厭弈而逃之游今游且倦矣弈則何有仲詔曰子不能使子之弈無名而欲使人不從子弈猶逃雨也無之非是爲子計者莫若筆之書苟有用我者以是授之此夫不作漢語可省應對之煩良便計也子振領之閉戶而著弈微

東入楚而介其友傅仲執謁不佞請曰日新往者得以
弈見王司寇司寇亦以弈遇我恨未盡也晚而幸遭先
生先生視日新何似余讀子振書大抵謂弈通于孫武
子兵法二者不佞俱所不曉然世所傳尹文子其言以
知力求者如弈進退取與攻劫收放在我合弈于兵所
從來長久矣嗣是班固有旨應瑒有勢無不以兵喻者
漢馬融晉曹攄蔡洪梁武宣二帝有賦沈約有品序多
所發明而意在行文無關弈趣子振之書較詳錯綜變
化無方無體不佞以爲猶楚之屈昭景其宗一也夫興
廢污隆人亦何常之有當弈之遇也郡與墅可以賭殊
死可以贖父子可以無瓜葛天子之子可以爭道天子
可以饒借不可以讓品其不遇者直鄙薄之牧豬奴戲
耳子振不欲以弈終是韋曜之所諷甄琛之所慚而葛
洪之所不目眇者也有執以成名成而不居寄適而
不留旣以與人已愈有微乎微乎進于道矣不佞不談
子振弈而談子振所以用弈言文則觸類而生對局則
冥然而窮人當舉庾仲初相嘲知微之說者知兩人故
不由弈合也

弈正序

今弈有新安永嘉派余不知弈幾道而永嘉方子謙居

塾中久其弈品號第一方見弇州先生贈詩中子謙以
精弈致病久不對局獨時向余言後來特起則濡須雍
生可當巨擘余嘗序方子振弈微子振國手也而雍生
因以子謙之好乞余序其弈正余未達不敢妄談惟所
謂正之義竊有窺焉夫易一太極耳兩儀四象八卦以
生大衍五十之數筮用四十有九至于二篇之策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參伍錯綜引伸觸類當名辨物曲中肆
隱極天下之至變而要之本於太極焉往而非正之所
爲哉弈雖小數不正則不可變理應如是耳或曰此陸
象山所謂河圖數于何證據考藝文志載湘東太守徐
泓趙王舍人馬朗皆有碁勢及九品序錄評法圖訣經
譜集本論選網格故事其書有傳不傳余固陋寡所聞
見而班孟堅弈旨首言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
神明德也碁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
角旣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政者正也蘭臺令史已先
標正之旨矣卽子振之微與雍生相發明要皆以正出
之未有不正而可入微者匪直一弈爲然象山先生言
自是正理雖有知巧莫之能易唐一行四句乘除語庶
幾近之彼弔詭之徒令煖玉龍鳳形吞三卷記九枰天
帝取碁樵人爛柯則誠無稽第供譚諧耳如曰老憊拾

腐儒餘唾試觀雍生會戲下子便知非妄但恐頭作到家懸風槌也

宋說雋序

焦先生家多藏書此八種者皆宋人小說孫季昭示兒編沈明遠寓簡孔毅父珩璜新論趙希鵠洞天清祿集湯君載畫鑒杜季陽石譜黃道輔品茶要錄朱翼中酒經程生見而悅之以付諸梓目之曰說雋而屬余爲序蓋古者九流之學裨官小說不廢自理學諸儒出而一切捐汰以爲玩物喪志然孔子不曰多聞多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乎周公制禮以致太平草藁葛茶蜃蠣穴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三十

庶鮑鞞陶旄無不設官別其性質究其體用博物之學聖人所同第不欲以是逐末忘本滅質溺心耳八君所爲說于六經諸子諸史訂其訛譌補其闕遺或議政事或評藝文或于一事一物疏分美惡審諦終始皆足以豁疑難發意知何可廢也焦先生于書少而學之如祖瑩灰中藏火衣被塞窓老而好之如沈麟士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貧而好之如袁峻從人假借自課日鈔五十紙貴而好之如張華家無餘財文史溢案勤誦之如甯越人休不休人臥不臥審問之如皇甫謐遭人而問少有寧日精思之如賀琛臥方牀不盡其義終不食

故其所積如惠氏車李氏架曹氏倉陸氏巢申氏莊在
氏苑孟氏窟丹鉛雌黃精整若一其所鑒定如識威斗
鐔于服匿犧尊鼯鼠俛囊確有証據四方好古之士侍
函丈席如入羣玉二酉天祿石渠虛往實歸先生道術
經術潔淨精微而博聞強識小物不遺如此曾何傷于
大雅哉余因具論之以告夫溝猶眷儒毋藉口非聖之
書以自文也

玉壺冰序

蕭征西季馨取都太僕玄敬所爲玉壺冰版行之幕府
或言此幽人野客清事雅語耳支郎愛馬不韻征西得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 三十一

無似之耶余曰不然是義也吾家柱下史屢宣之曰以
正治國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曰慈故能勇儉故能
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曰兵不得已而用之恬
淡爲上曰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被甲兵兇
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排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
其無死地焉彼清淨若是而能馳騁天下之至堅何也
詩言文王無畔援歆羨不大聲色不長夏革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孔子問諸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曾皙成春
服偕童冠浴沂風舞雩詠歸此與知者以者何與而孔
子亟與之又何也誅萊夷歸侵疆墮三都陽虎桓魋莫

如之何夫非往日飯蔬飲水曲肱枕臥之匹夫耶獨老氏將取姑與聖人順事無情微有辨耳是編也征西比于刀劒之銘可也執而求之必買山而隱好而過之必棄瓢而去又不然者沈忠武游履田園有人與馬成三無人與馬成二其語自超脫可喜然身不免禍是不足望老氏之藩況於文孔征西必服膺余言矣

廣滑稽序

滑稽之名出楚屈原卜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膏以絜楹乎揚雄酒賦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卽此物也崔浩云轉注吐酒終日不巳人言出口成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三十二

章詞不窮竭似之而太史公取以名傳實以淳于髡優孟優旃三人贊其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三人惟淳于髡猶爲諸王侯客而孟旃皆優伶乃與諸君子並列太史公遭禍無有談言微中爲之解紛者鬱結不通而寄思于滑稽夫亦傳貨殖游俠之微指也海虞陳錫玄公於書無所不闕尤邃於六經爲經言枝指若干卷發前人所未發已采兩漢以來至宋元本朝人稗官小說家數十百種語類滑稽者集之凡二十六卷門人劉貽哲與公僚家緘寄余索爲序夫大史公引孔子言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

意易以神化春秋以義而滑稽附之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若以此爲六藝所不廢也陳公窮經之餘游戲翰墨有自來矣昔衛武公稱睿聖詩人頌其德曰善戲謔兮不爲虐令而莊公有謔浪笑傲之刺孔子聞武城絃歌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以學道之說進曰前言戲之耳則滑稽故載之於經亦聖哲所通行春秋戰國時聘問之使游說之徒酬往數言肆而隱曲而中使人驚心動魄解頰捧腹老憊不盡記陳公博物洽聞可本原太史公之意而更廣之乎王克論衡蔡雖秘帳中引爲談助貽哲公之人人其規模宏遠矣

山林經濟籍序

屠郡伯幽叟寄余山林經濟籍友人聚觀之或曰山林而被之經濟是虛譽山林也或曰經濟而歸之山林是小言經濟也余竊謂其不然易乾卦六龍龍德一耳飛見躍潛乘乎其時孔子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弗用弗用而可見之行非經濟而何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常欲事事蠱者事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不事事之謂哉以其事高尚藏有用于無用云耳由此言之

山林可無經濟乎古經濟天下制度文爲詳可考見者
莫如周公周禮六畜六獸六禽之名五齊三酒六飲四
邊四豆七菹七醢之品十夫溝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
之界九穀絲枲果麻薪蒸材木鬱鬻蕭茅之用四牢五
數三秬九十雙百二十筥饗之物司則有烜燿之屬師
則有圉牧之屬隸則有蠻貊之屬氏則有柞薙冥庶穴
是剪蠲若族赤友壺涿服不之屬人則有牛犬雞羊獻
鬻春饌草稊倉廩稍委角羽之屬虞衡則有山川林原
之屬掌則有葛炭茶蜃淶草之屬考工記屬三十有二
何莫非山林之產所供山林之人所事而爲之參伍殷
大泌山房集

輔憲令防制無所不經營無所不康濟至于書無逸詩
七月拳拳欲人君知小人之依稼穡之艱難蓋天時有
生地利有養人官有能物曲有利此四者天子諸侯不
得不可以爲天下爲國大夫士庶人不得不可以爲家
爲身故經濟者必山林樂業而後稱治平孔子夢寐周
公委吏乘田曾不以卑鄙自嫌子路治蒲入其境田疇
易草萊辟入其邑墻瓦完樹木茂而亟善之子產都鄙
有章廬井有伍蒺藜不生鴟梟不至也而曰有君子之
道養民也惠使民也義經濟之美迺以山林取徵晚年
喜易其時當乾之潛當蠱之亢而發其指于行事一語

謂經濟無取于山林山林無關于經濟然則周孔非與
無論周孔屠君嘗爲郡其所經濟一郡者與今山林有
異耶山林之士不知經濟藉口曰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曰人耕之人炊之已食之耳于是有談空說虛了無歸
宿有闊踈迂僻不達時宜有齷齪自保無所發明有枯
槁不靈虛度此生者而經濟山林雅俗勞佚始歧分矣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彼其一身莫能經濟而何
有于天下國家且夫屐履使得其任弁不必勝不下子
遣婢入市糴米爲人設饌日中不可得十餘自起小物
細故識者尚測其後日成敗而況經濟與山林非二道
也幽叟之爲是籍也非若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于王
庭習易禮師周孔者自得之矣

竹與山房雜部序

大必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 三五

竹與山房雜部有二其一爲華亭宋久甫先生著凡六
類曰養生曰樹蓄曰燕閒曰家儀曰家規曰家要其一
爲宋天民先生著凡二類曰尊生曰種植而其孫稚源
孝廉葺而行之者也漢九流有儒家道家陰陽家雜家
農家小說家雜家出議官兼儒墨合名法而馬貴與通
考不載漢書農家九家百十四篇別載五十五種不專
農事首列賈思勰齊民要術自耕農終醢醢養生之業

莫不耳書晁氏云前世史部中有歲時子部中有農事
兩類實不可分今合之農家與此二書略同二書若家
儀家規家要故儒家小說家事而月令占候兼陰陽家
養生兼道家其名雜部雖與古雜家稍異要之非一家
言謂之雜可耳自經史子集區分而九流列于子余以
二書質之經則實仁人孝子之用心也禮始諸飲食人
子養親有饘飽酒醴芼羹之品飯饔飲羞之目滑膏之
用八珍之食四時之宜動植之物有可食不可食之別
此孝之術也有天下則膳夫食醫內饗外饗亨庖腊酒
之屬設官分職領于太宰太宰九職任萬民三農生九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 三十六

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百工
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
材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天生之地長之人各效其能
物各利其用經曲三千三百至纖悉矣此仁之術也故
斷樹殺獸一不時非孝上下草木鳥獸咸若而後謂之
仁道一而已在親爲孝自親而推之天下爲仁人人有
是心而聖人制之爲禮與天下共由之二宋先生之書
固行孝行仁之禮也雖然周官法度蘇威王安石用之
無補于治而反以生亂仁孝之道不講則食經食品食
憲食單食方食典止以供窮奢極欲之助而陶隱居註

本草坐遲昇舉甚者若虞棕何曾和嶠李德裕日食費
萬錢與夫鯪鯪數鉢肉膾二斗鷄跖干酪肉麩蜜二石
山盡麋鹿水盡魚鱉所過村落爲耗者是仁孝之大賊
也人生有涯而欲無涯以有涯之生供無涯之欲方且
過屠門而大嚼方且佐饗思嘗方且食指動亟于一湫
而況乎讀之津津有味能禁老饕口耶余懼二書行類
于詞人之賦諷一勸百而歸本于仁孝初意其嘲我爲
儒生寒儉酸澁語所不辭矣

耳談序

吾友王行父博學宏詞坎壈一第而以貲爲止林丞需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

三七

次都門久不奏除四方學士大夫慕行父名相過從締
紆縞之交者日衆上下論議日聞所未聞行父手筆其
可喜可愕可勸可誠之事累之若干卷而名之曰耳談
蓋昔人言仲尼作春秋辭有三異所見異辭所傳聞異
辭而又有三諱爲賢者諱爲親者諱爲尊者諱行父所
談自本朝以來傳聞之世而止然春秋以褒貶代天子
褒鉞微文隱義使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
有罪焉爾行父之談出於稗官其指非在褒貶厭常喜
新者讀之欣然膾炙適口而無所虞罪故事不必盡覈
理不必盡合而文亦不必盡諱荀卿有言入乎耳出乎

口口耳之聞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軀是行父稱名
意也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舍德與功又何
足言者世有能言之士上不得坐而論道謀王斷國下
不得總覽人物囊括古今修詞賦之業而第猥雜街談
巷語以資杯酒諧謔之用其言可謂不遇矣蘇長公直
道不容于朝小人摘其文字附致其罪竄逐禁錮備嘗
險阻于是使座客爲悠謬之談鼓掌捧腹以耗磨雄心
而延永日今所傳艾子是已長公謫黃久流風遺韻猶
有存者行父黃人也是編其有所昉乎此文士不遇之
一徵已雖然仲尼嘗云託諸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春秋以言爲行事卒與空言等耳蘇長公之
有艾子行父之有耳談又何怪焉

青箱餘序

艾子曰昔者黃公謫黃久流風遺韻猶

王元楨小說有湖海搜奇揮麈新談白醉瑣言說圍讖
餘漱石閒談烏衣佳語金陵人梓行之肆紙爲貴矣頃
復有青箱餘五種其目爲綠天腔說廣莫野語驚坐撫
遺客窓隨筆碣石談餘云蓋小說出古稗官家與典籍
並存亦詢芻蕘風聽臚言之義後之作者荒唐悠謬使
人眩惑流蕩或許揚幽昧勸諷淫僻大傷雅道斯當付
祖龍火耳元楨此編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其理不詭

于正可以明經術可以佐史評可以通世故可以析物理王充之論衡劉義慶之新語殆此類乎昔王彪之練悉朝儀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名王氏青箱學此不專朝儀故曰餘也余又考王融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言未必勝僕後與何憲輩徵事咸屈于澄而澄著書力殫經年則又文以學困其官左丞不糾劾爲不諳類例白衣領秩王晞未嘗以世務爲累嘯詠遊遨同趣者稱之方外司馬異尚者病之好門戶惡人身元楨行且當官青箱所貯切近精實經綸政理出之裕如乃其餘緒復雋永以資談助錯綜以輔名教真不愧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四

序 三十九

青箱家學矣

國朝進士列卿表序

豐城雷少傅爲國朝進士列卿表余初官京師見之迄於嘉靖壬辰少傅榜也三十年復見之武林迄於嘉靖甲辰歸田後續也少傅別撰列卿年表業已版行獨此尚未傳余爲續之益其後七科迄於隆慶戊辰則余榜也鄉貫官品贈諡世系有遺誤者小爲訂補或與諸家紀載不同少傅必自有據不敢易也丙辰而後尚列仕籍未見其止故不舉凡戊辰而後宦業方興公卿虛席故不入編按禮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

諸司馬曰進士進士名實由此始隋唐迄乎本朝號爲
妙選然成弘前諸起家至公卿不皆進士向後則公卿
非進士百不一二其選益重其名益美而人之求多者
益甚口誅筆伐幾何得免當其時比肩事主道德功業
節義文章之士或不在進士則進士恥之或不在公卿
則公卿恥之而甚者可笑令人齒冷可恨令人髮指可
賤令人唾噴故進士而至公卿猶樹高於林風先摧耳
少傳之爲是表也豈以自侈夫亦史檮杌鼎饗饗使人
廩廩有戒心乎其大義序具之矣余竊謂少傳閱覽博
物練習當世之故歷仕兩朝垂四十載復優游田間者
久之而後卒計就此編約用五十年功力余入仕亦四
十年山林草土之蹟過半朝事不悉睹聞家藏書董董
征倭之役起大司馬以漏言故禁絕邸報耳目益窒鹵
莽据撫遠遜前人或言少傳身在表中是爲合作君崎
峯歷落可笑人也安得語此一日看除日終年損道心
將無日門心乎余過矣余過矣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五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方輿勝畧序

天順時館閣修大明一統志不載戶口田賦官制諸大政典識者病之其後如羅文恭輿圖考之屬於經畧差詳而因革損益迄今局格屢變矣新安程幼輿所行方輿勝畧蓋本盱眙馮觀察指授而李孝廉長卿參伍之其沿一統志而易蕪爲雅以新續故者十之二至于西北九邊河漕海防外夷皆志所缺如而遼左河海漕鹽行事得失之林不無犯時諱其指深遠其識卓越矣可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一

以觀風問俗可以體國經野可以裨吏治可以飭武備可以副圖史通古今匪直爲游覽之資而已夫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射四方示有事也然非有所考鏡俛仰乎其何之不出戶知天下爲天下者爲之堂上是編其可少哉抑余嘗觀司馬傳騶衍作迂怪之談列中國名山大川廣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睹謂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王公大人奇其言而尊事之頃有化外人利西泰爲山海圖狹小中國畧與衍同而馮盱眙稱之無乃弔詭之過歟第所云神之接物司記者受之司明者辯之司受者廣之實

襲衍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施始之說要以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今都抑之外夷編以尊中國較諸言雖不軌有牛鼎意者何可同年語也

九邊輯略序

四夷北虜最驚中國與虜鄰自遼左迄嘉峪可萬里設重臣重兵鎮之爲西北九邊若楚辭九歌實十一章云畿輔則薊遼昌平而保定不與焉秦晉則宣府大同三關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固原今析置臨洮故備虜十九備番十一而虜項圍奪番不已備虜遂與備番等虜勢遞有強弱我兵因之自余所識西莫弱於甘肅而以數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中虜耐戰寢強開拓松山厥功非細東莫強於遼而以數中虜寢弱倭蹂躪朝鮮震於其鄰難未歇也建州屬夷日懷異心談者吐舌變色而勝算卒未之有燕安鳩毒庸可懷乎昔許恭襄嘗爲九邊圖論去之可百年情形轉易而

穆皇款虜以來邊鎮因革損益彌非舊矣觀察陳以介父守司馬尚書郎十年制禦四夷悉中窾會所著九邊輯略於北虜種類部曲多寡悍怯地勢要害我兵戰守之宜討求規畫尤爲詳審旣居職方羽書雜選膠葛應之如流照之如燭邊臣得申其志盡其用虜帖耳受羈

糜武節焱逝於斯焉出豈掩於衆人之口而以冥冥決
事哉論最當遷九列自請補外叅藩荆楚未幾謝病屏
居里中終二星有奇聽鼓鼙鍾磬之聲未嘗不思及將
帥封疆也會起家備兵岢嵐於晉三關稱當路塞而我
兵與虜情形距爲郎時復有差互乃以耳目新知參諸
舊聞事從其方隸之以說得失之林如數一二余書生
不習兵而兩宦於晉四宦於秦周旋鞭弭橐鞬間淹歷
歲時三復此書恍若舊遊夫聚米者虜在目中借箸者
勝指掌上輯略可相編矣其論安邊第一義在治兵絕
款乘虜王嗣封未定諸酋蓄疑啓釁以夷攻夷機不可
失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三

失簡練梟騎三萬統以名將分爲十營戰守惟吾所用
可保數十年無事是說也豈惟晉三關之利爲諸邊計
久安亦寧逾此設誠而致行之以聲罪建州恢復河套
平定板升何難之有苦於無人苦於無食蓋不勝其慨
嘆焉孟氏不云乎此其大略也若夫潤色之在君與子
矣謀國者慎無使以介之略猶孟氏之略託諸空言也

方輿勝覽序

古者紀載有圖有史史成文其言不必人人通曉圖成
象無論賢知愚不肖一覽而識故其用視史爲最便史
或恣臆而度之信耳而述之任腕而書之是畫鬼魅者

也圖有形埒是非得失不可毫髮爽是畫狗馬者也故其體視史爲最難世傳西王母授益地圖于舜及禹問負勝圖事又遁甲開山圖河圖括地象之屬率儒者所不道然尚書禹貢九州州必先以山川爲限何也封建代有損益而山川終古如故其誰易之故夏書用以爲準九州旣同復徵金鑄九鼎象百物神姦使人不逢不若則禹九州山川圖理所必有至于周而圖之制益詳大司徒司會司書遂人土訓司險職方氏所掌不一而足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經

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詔地事道地憑達其道路同其貫利叙其財受其弊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參伍錯綜不相侵而相成圖之所重如此而後人何以廢缺不講也左伯王公分陝七年民安其業吏稱其職則按陝輿地而爲之圖圖凡三十有二首以全陝疆域次以省會八郡三邊而嶽瀆及陰陽地絡八水三渠若唐三內名勝大者得竝列焉上古以來聖賢帝王遺蹟山川阨塞要害則有記與說附之秦仕國也好古之士討論故實全陝志苦卷袞繁重諸郡邑志苦狹小不備且不勝收而是二十二圖者巾箱襟楮無不可致胡床短檠

無不可閱縱橫數千里上下數千年大章西步上帝西
顧祈招西征柱史西行周西遷漢西都青鳥白馬西來
應接不暇遽數悉數不終之物較然若指諸掌省方觀
民于是焉在修政齊教于是焉出設險守國于是焉資
豈直子雲丹鉛採集殊語少文四壁適意臥遊而已哉
昔唐裴秀爲地域圖有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六體能以方丈盡天下公此圖規模實相倣且莫入爲
六卿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爲民極自其官守夫陝于
中國猶騶衍所謂八十一分之一耳圖不專言陝而曰
方輿勝覽公蓋有微指焉男子事四方大臣慮四方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五

三關圖說序

鄭夾漈通志藝文略地里十一類圖經三十三部一千
七百餘卷其他十類多有圖者許慎曰圖畫計難也圖
畫必先規畫之從口從曷披圖計事如執柯伐柯非喻
度空談比矣事莫難於兵兵莫難於邊邊莫難於虜而
可觸情妄行乎山西三關北直虜王庭歲受虜患嘉隆
間深入陷名城三河震恐而三關兵政日益增比年中
丞魏李公經畧無遺策疆吏奉行唯謹揭而璽之藏在
官府非衆庶所時見故嘗有關志與州縣志同體于邊

事不詳且去之六十餘年鼎革十九不相蒙齊康公奉
上命按晉當大閱以次行三關病文獻之不足徵也謀
諸李公屬三兵使爲圖而公定其凡虜種類部落有並
析強怯也山川有險夷道里有廣輪佩離支湊有遠近
也士馬有增殺豐耗也城隍有高深庠淺列戍有疏數
走集有堅瑕也兵有主客儲胥有斂散衰序也防禦聲
援有緩急先後虛實也三兵使人爲總而所隸諸裨副
將領若亭障百夫長以次繫之廬宿路室候館堠埒倚
伏居句總不具圖則分圖之東路圖二十有二中西路
圖各二十有七金錢繡襖芻藁械仗之纖微攻守趨避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六

掎角脣齒之形情圖所不悉則說悉之疆場千里而羸
較然甚明使職方職之懷方懷之合方合之形方形之
周官大司馬法又何加焉不佞昔者承乏守隴右隴右
故有全陝邊政考齊石恭襄公方爲督府檄不佞續之
考詳于事而略于圖具白石公令諸道胥以圖來來者
無十三書名考政胥以政來必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
然後快不佞恥以口舌筆札媚人凡五年卒不敢就公
今以說明圖不越圖爲說以事成說不因入生事無臨
深爲高無加少爲多無勦無僂無史無丘斯爲善耳譬
于醫圖則脉也說則方也按脉議方按方治病而得失

往往縣絕相時制宜損益在人必曰古方不可易執一廢百害乃大矣侍御史代天子巡狩於事無不得按不佞竊謂是若醫師然那有病者醫師使醫分而治之歲終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而已如用己意雜糅醫方方未必有功而且爲醫任過有味乎公之說三關也東路兵不宿廣武而宿代州中路兵不居水泉而居馬站黃花嶺之難在水草偏老鎮之難在轉餉其說灼灼然中要領竅會而不必功自己出虛心以俟後之君子公旣手爲叙復以眎不佞而委之申言曰此書不能盡三關之變而能存三關之重勝地之重可常存而人地之同不

常遇抑何其規模宏遠意念深長也不佞未效之石公而幸遭之公未效之秦而幸遭之晉敢無說而處此蓋兩朝赫聲濯靈愾乎天下四夷君長敏關內附入朝外蹕垂四十年於茲矣然而六經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今陰雨不作上有天時形東壤制下有地利彰往察來別善敗定從違圖以爲鑑說以爲籌計無要于人和者語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竊聞公按西路亟善趙左丞雖中計典尋疏薦于朝是圖也左丞實爲政公覽之而喟然嘆曰趙君顧不得聿觀厥成乎叙不沒其名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人和莫

大於是今之出令者任人者皆如公事不旁撓而責成
易才不求備而收益廣圖不爲索蟾蜍添蛇足說不爲
築道旁舍讀馬服書豈惟晉三關永有利哉

雲西志序

司馬子長史記隻千古而班孟堅西漢書次之范陳東
漢三國志又次之晉以後無及焉議者曰出一人之手
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故得恒十八出衆人之手意見參
互體裁糅雜故失恒十八信然哉志於古史爲一體其
在今則具體而微然而天下司府州邑或無志或有而
不盡可傳或難於創始或難於繼述揆厥所由率以不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八

知人專任之故余於雲西志而重有感也方今大計無
踰禦北虜雲中直虜王庭裂而分之爲三道雲西居其
一當要害宿重兵置文武吏巋然雄鎮是惡可以無志
自有道臣垂六十年而左丞秦樊伯明始爲志以屬郡
倅曹萬君允濟萬君遷自在州守以行攜其草又三年
緒正殺青以貽左丞告成事凡爲卷十曰輿圖曰建置
曰祠祀曰田賦曰武備曰秩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
曰祥異析爲類四十有三有序有圖有說觀土風以驗
隆汙察民情以酌政令按往事以備法戒蓋三百里山
川阨塞間井譚俗內順治而外威嚴先後緩急弛張興

除所宜一披閱而見大意不必聚米虜在目中不必至
金城然後上方略矣今邊事率取文具便目前左丞領
雲西節八年經略宏遠復以此貽後人爲著祭爲準繩
爲衡鑑賢者舉事度越庸衆乃爾余則謂左丞信萬君
有良史才不中制不旁撓不責旦夕不易初終萬君踐
左丞諾不嫌自用不諉去位不期速成不尚浮華任人
者受任者專一不二而迄奏功天下事類如是寧獨一
志爲然蓋余亦有修晉志之役二年于茲無定局無定
人無半楮隻字相往復有愧左丞多矣

承天府志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九

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志其要在正經界徵文獻稽吏治
觀民風而以時損益之蓋諸侯三寶具矣可不謂重務
乎承天故

世宗潛龍邸也升州爲府擬兩京兆聲名文物非列郡
所可望垂八十年於茲而志載缺焉何以示天下後世
嘉靖初嘗修興都志而

獻

肅兩帝聖政或錯諸凡中不特書

上以體例不合報罷其後史臣別撰承天大志則臣庶
一切不錄而當官者愈縮朒不復言志事矣吳孫公來

守郡之暮年慨然引爲己任夫史志也史莫善於孔子之春秋春秋魯史耳周天王與列國事咸在而後世推原其意曰尊周其次司馬遷班固爲史記漢書先帝紀而表志世家列傳繫之未聞漢庭有異議也本朝

列聖實錄臣民率得附見要之義有獨尊事無偏廢可矣於是倣龍門蘭臺二書爲志卷二十有八目四十以圖經冠其首而

卷之十五

序

十

二祖封國踐祚以來諸行事關郡境者目之曰

龍飛紀其體若史帝紀不敢與郡邑志同也餘目曰沿

革曰星野曰攷古曰疆域曰山川曰城廓曰形勝曰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十

學曰典祀曰公署曰鄉市曰風俗曰民數曰田賦曰徭

役曰方產曰倉儲曰兵防曰郵傳曰津梁曰隄防曰封

爵曰秩官曰宦蹟曰制科曰人物曰藝文曰寺觀曰仙

釋曰高士曰貞孝曰僑寓曰方伎曰古蹟曰勝槩曰祥

異曰古墓曰雜志其體若志表世家列傳不得與郡邑

志異也兼三才羅千古亦旣秩然燦然矣某卒業而竊

嘆曰莊生有言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

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暮年見似人而喜舊國蓋都雖

山林草木之縉入者十九望之暢然人情哉王道本乎

人情卽天子天下爲家而獨塵帝鄉之思發政施仁立

隆以爲極明有等也周公作詩春春邠岐豐鎬之舊其
大者相陰陽歷噉原訊卜筮宮廟門社辟雍城洳農桑
軍田蒐狩祭饗縷縷陳說固當至于陶復陶穴荒陋焉
而書走馬率滄倂侮焉而書餼糧厲鍛容刀磬鼓索絃
縮版塞向瑾戶蟲鳥果厥細行小物焉而書被之管絃
薦之宗廟布之邦國使萬子孫無忘其先保世滋大迄
乎東遷悲黍離懷西京而後知周公慮深遠矣吾郡
二祖之邠岐豐鎬也神靈在天不以一日而忘粉榆蠹
茲黔首亦維是

二祖所覆露之餘也而豈其秦越視之易曰時乘六龍
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覽者重

龍飛之地思爲油雲爲時雨庶幾奉揚

二祖首善湯沐之意使湛恩汪濊比于邠岐豐鎬卜年
卜世盛哉鏢乎較姬曆軼之矣且夫前事之不忘後事
之師志所臚列前事晰如指掌舉而措之易易耳頃椽
人以征權阿邑風旨魚肉郡士民特甚內外暴其罪
上尋悔悟召還天下始翻然誦

上甚盛德不忘故鄉繩其祖武而距修興都志時歲爲
壬寅適與今志歲合天道六十年一周國祚萬年無疆
而升降汗隆亦後天不違孫公之成此志也非偶然矣

討論紹述是則在後賢哉

西陵十紀序

王素張先生爲中書舍人時
世宗以守臣所上興都志體例不合勅史臣更脩承天
大志先生有味乎其言歸而志西陵蓋極重體例云舊
志所不收或收而失實或訛而相冒或混而無別或析
而無當者悉釐正之爲十紀一曰疆域其目爲沿革星
野形勝封界二曰宮室其目爲城垣公署坊鄉古蹟三
曰山水其目爲山水關梁江防四曰田賦其目爲舊額
新額屯田五曰風土其目爲風俗物產六曰職官其目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十二

爲州官學官合屬官所官七曰科貢其目爲甲科鄉科
辟舉武舉歲貢選貢恩貢例貢掾曹貶封廕子詔例八
曰人物其目爲鄉賢名宦流寓孝行貞烈九曰禋祀其
目爲寺觀廟宇祠舍壇壝十曰藝文其目爲著述題詠
余過西陵先生出眎余使商之余謂官室不可以該坊
鄉古蹟掾曹封廕賈例不可以稱科貢禋祀當首壇壝
祠廟而後寺觀先生曰善遽易之其他余亦有所置難
終不能奪也而復使余爲之叙余初對公車邂逅先生
於道遂辱爲忘年之友是時先生門人劉司空先生已
爲冢宰尚書郎先生用文學徵入直內閣司綸綍未幾

謫丞高淳稍遷爲其邑令再遷濟南郡別駕鬱鬱不得志自免而余舉南宮實出司空之門卽時從司空所聞先生啓居然闊焉無尺素往還者二十餘年比司空沒而余往哭之則先生業已踰七十瞽矣其忘年而交接余猶昔日也其慷慨言事著作不休猶昔日也不佞則竊笑曰昔者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左誠有良史才亦以職爲國史不廢其官沒身而後已先生官中書於古爲內史爲宰相屬掌圖書秘記典詔命叅機務非專領記事記言之任也而猶不忘所論選不以篤老廢疾自解託之乎西陵以成其一家言垂示將來儻有左氏之意乎不然何以感史臣之志承天而首事又何以不佞舊忝史垣而謬相委屬也司空之子定甫進曰史吾所不習第吾聞左氏亦楚人也左氏盲而爲列國史王先生盲而爲本國史物固無無偶者足張楚矣

澤州志序

余自河西移晉陽未越月奉臺檄修晉志因下諸有司各爲其府州縣志舊者續無者創以次第上備采輯諸有司苦簿書期會刑名錢穀日不暇給或視爲迂闊事不復省記或有增益改作令胥史檢舊牘錄以塞白而已事不瞻核文不雅馴安所取裁今再踰歲譬之書空

獨二三賢者以文獻取徵當官重務孜孜討論脩飾義
例筆削故實華藻居然良史澤州其最著者也州守傅
君楚人以余鄉先進有一日之長使使請正余爲輟櫛
吐哺卒業則知君之所以爲志乃其所以爲政者耳古
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
箴騶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
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斟酌焉猶未也歲時歌皇華遣
使臣馳驅四牡諏謀度詢駢駢然每懷靡及歸而入告
五年省方覲諸侯就問百年太師陳詩市官納賈考時
月定日同禮樂制度法律衣服下至量衡必謹察之變

革者以輕重誅討是故政行而不悖薄海之內同條共
貫今之爲政者簿書期會刑名錢穀寄聽胥史之口第
能檢舊牘不甚乖盪如前所云是亦爲政矣孰有與衆
同欲好謀能聽推見至隱舉事繩墨之外乎朝甚除田
甚蕪倉甚虛無惑乎政之陵遲也傳君爲澤州一以寧
民爲本除苛慝興廢墜張相怠惰在事二年凡所得自
爲政者規畫不遺餘力而其所不得自爲政以俟同心
共濟之賢抑所得自爲政必需假歲月者萃而志之於
書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細民效尤嬉遊奢靡一筋萬
錢一擲千金諂者崇社廟以相高悍者衽金革而不厭

庠序之士連袂公庭左袒橫議自矜爲氣節而方命圜
族輩出抑有事生而割股事死而廬墓違中行者謂夫
殉財不若殉名而姑爲之名使之慕然後約歸于中佛
老之官非據形勝設綱會祝釐效靈者不載而慨夫吾
徒之崇奉其師乃遜二氏正經典民久道成化不可戶
說以耽論此君之所得自爲政而必需假歲月者也澤
故有二郡王以無適嗣爵除其支庶千數擇宗人署其
事權輕令格不肖者往往魚肉細民身離文罔有司莫
如之何州介萬山中枉得澤名田故無多雖豐年人日
食不足二舖高貲賈人冶鑄鹽策曾不名尺寸田田始
方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十五

八千四百頃履畝法行增益殆萬汗邪蟹螺何所不籍
稅稅難辨貧富于是以丁出租庸丁一徵至三金經數
十年不稽登耗之數以衰序之貧民踣斃不振則有蠲
追山五福荒土而裁冗役充逋賦之議中涓四出算商
告緡千餘金而贏采金伐山以來林木童禿卽鉛鐵硫
黃耗損不及十七而動以乏軍興按額徵求不少衰止
陽城之礦高平之紬轉輸費彌滋甚郵供不以時給寔
人子旣難使里豪善規避不耐不委之市猾稱貸從役
公家所出先以償子錢家馬與卒枵腹不支監燎致餐
無人行旅道積寧山武弁不計軍實演武之場鞠爲茂

草莽有潢池弄兵胡以應之抱關擊柝之吏譏征並虐
付大盜不問此君之所不得盡自爲政而以俟夫同心
共濟者也栖五尺之榻而慮周乎一州四邑之境受一
日之直而謀及乎百千餘年之遠縉紳學士與夫深山
窮谷之旄倪無不咨問昌言宏論街談巷議無不茹納
朝考職畫講政夕序業而夜庀事以就此志也自非然
者何以擇而精語而詳丁寧反覆而穆然有深思如是
故曰君之所以爲志乃其所以爲政者也反古之道巡
守述職爲民爲事如指諸掌貽後之人布在方策人存
政舉易於蒲蘆是志之謂矣夫已氏政之不知志於何

有余因是竊有未議焉今天下州或隸府或直隸司直
隸司者縣視州若府州視府若僚人情漸於勢利縣隸
州者曰隸府者州縣一體也吾何盡以屬禮事若府曰
若與隸我者州一也何不盡以屬禮事我詘體則太卑
執禮則太亢處於不詘不亢之間而猜嫌謗讟叢興中
有宗藩尤號難治晉州直隸者五潞汾陞爲府矣澤亦
宜然其說未易指數此事君不得自爲政且不得形諸
詞色余不敏聊因志引其端云

江夏縣志序

史有志自班氏始志固史一體也後之爲志者卽一郡

一邑而天文地理人物年表列傳舉史之全體靡所不具非良史才烏能勝其任乎然余以爲不患無史才而不患用才之過無才者固陋寡聞易辨耳文章之士中不勝其磊塊而託於志以見其才故博而無當藻而不情孔子曰文勝質則史深嘉夫史闕文者文不闕而勝質此用才之過也今之史非史不作史固多才而卒以相遜幾令國無史今之志人可以作作不皆有史才而以史臣爲之恥見短則其騁才也滋甚余所見身爲史臣而爲志其州與縣若康德涵之武功童士疇之沔陽以爲有良史才晚而見郭美命之志江夏而益信美命之

良於史也武功沔陽非都會地卽欲他有所攀附固不相入而江夏自漢爲郡入明爲都會千餘年聲名文物不可勝紀而美命曰吾志縣耳其出縣之外者弗錄也吾寧任寂寥而不任葆大表傳之併爲志也山川勝蹟之併爲方域也世代沿革城隍公署坊里津梁壇宇寺觀之併爲營建也秩官宦績之併爲官師也稅文之槩不收也正矣官師侯王先民薦辟選舉潛德女貞稅事仙釋之不虛美也公矣志不浮於邑才不浮於志體不必盡與古史合而能以史爲志體不必盡與今志合而能以志爲史博而當藻而情較武功沔陽過於三之無

不及矣蓋嘗究而言之尚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西漢書才人之史也三國志小人
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趙宋遼金夷人之史也
夷無才與無史同聖賢不以才自見如化工之肖物而
才史莫不取足焉有史才而不善用遂爲小人爲亂才
之流禍可勝道哉美命希蹤聖賢養其才無過不及方
修國史美命在事奄有遷固余於江夏志窺一斑矣

夢縣志序

自班固易司馬遷八書爲十志而江淹以爲脩史之難

無出於志者鄭樵亦云志者憲章之所係必老於典故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十八

然後能爲乃今郡國志其名沿於固而其義例實備諸

史以志地則夏之禹貢姬公之職方以志人則仲尼之

春秋司馬遷之世家列傳年表以志事若言則左丘明

之春秋傳國語而柰何可嘗試漫爲也國家治平日久

文事寢盛絲京師以達於郡縣蠻夷道什九有志抑何

易也其文辭置無論其大致約有兩端載記或誇誣

而無當或寡聞而多佚評隲或信耳而失真或徇意而

鮮公百不得一二焉抑何難也鄒孚如志雲夢爲目凡

十曰徵古曰識今日鑒政曰崇教曰經賦曰維俗曰綜

獻曰尊綸曰載言曰陳詩上下數千年事變不可勝窮

而經緯錯綜成一家言體不必盡襲諸史而義一無詭
於正載記博雅中倫評騭不虛美不隱惡至談政令風
俗思深哉有老成人之石畫焉賈其餘力爲序論無不
斐然有意是夫入左馬之室奔走孟堅于廡下而江文
通所爲韜翰遜謝者也令鄭夾漈見之寧復有餘憾哉
志成其邑令授剡尉而以孚如意使不佞爲之序不佞
謏乎如昔龍門公爲太史典天官不治民而君有良史
材主天官冢宰尚書郎事又嘗官中書舍人於古稱內
史吞若雲夢者八九於胷中夫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
本詩書禮樂之際如遷所云君儻有意乎孚如謝不敏

令從旁對曰是志也所謂武城之用牛刀耳假以庖丁
十九年鄒先生之續史記也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

陽曲縣志序

劉子玄論史之流別有十曰偏記曰小錄曰逸事曰瑣
言曰郡書曰家史曰別傳曰雜記曰地里書曰都邑簿
然其可采者殊鮮而今之爲郡邑志者于其體或得十
半至於都會之邑有王國及諸臺藩臬大吏治所則十
體無所不具非有良史才孰能任之山西藩治陽曲縣
縣二百年無志曰者諸臺修山西志謬以屬余檄諸郡
邑各爲其志而郡丞越人董瑞翔攝行縣事草創之會

擢守柳州去萊人梁奠宸來爲邑令自親其文業始竟夫謂志出於史則可謂以志爲史則不可時異勢殊體式不同權非袞鉞職存掌故司馬子長所謂整齊故事云耳然而書事紀言當時之簡資乎博聞實錄勒成刪定後來之筆貴乎雋識通才故曰文士多而史才少賦兩都詩八詠兼能成漢宋書者幾何人哉是志也兩君以文人代史局鑒裁弘遠知識周悉按據明審言精練而事該密其於揚扞人物不棄沉冥不徇貴倨動遵繩墨理絕河漢令人坐戶庭披囊篋而千載瞭然在目蓋荀悅于寶並以五志爲要志庶幾無憾不翅兼子玄十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二十

體而已余嘉兩君速告成事而媿狗馬病汗青無期輒爲之序以示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之意焉

韓城縣志序

大梁蘇瞻叔令韓之暮年官無稅政道有輿誦則爲輯邑志以具文獻考因革備法戒而邑人大司徒張公寔載筆焉志成屬余序爲凡六爲目三十有三爲卷八討論明審體裁謹嚴無可贊一辭矣今天下邑以千二百計有志者十六七然鮮可采錄者要其大病在援引先進往蹟若江左子弟矜門望若乞丐攜養冒承宗姓譎詭若齊諧洞冥十洲拾遺若紿燕人以晉國固陋若胡

人見布而疑麻越人見罽而駭毳又若遼豕荆鶉敝帚
千金入魯而不諱具敖說譌若宣務山亢仇城吳臺鵲
長安薺猥鄙若盲師鼓唱村婦踏歌紀物產殷賑俗尚
華麗若周媒說女若膠東增戶口若子虛亡是烏有相
誇俾宦遊者若過屠門而大嚼若秦皇漢武聞談神仙
褰裳涉足書鄉賢名宦務爲長厚若司馬德操每輒言
佳畏嫌若袁宏作東征賦若孫盛春秋事關門戶諸子
私改若伯州犁故上下其手私昵若曹丘生游揚季布
標榜若甘陵南北部自序若黃金市駿骨請從隗始私
憾若二王當國羊公無德若逢蟹尚惡姓木邊欲殺尋

聲而吠若直不疑盜嫂第五倫搗婦翁言甘而中苦若
諸葛豐之于堪猛前譽後毀穢濁若丁氏不得傳爾朱
榮可方韓霍抑安用志爲哉自韓志出而其里人思自
樹才不擇地地以人傑故靈南蠻馱舌東吳菰蘆無待
而興斯爲貴耳吏其土者知衆有口防口譬之防川聊
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善祝豈勝億兆人
之詛信能爲民父母桐鄉奉嘗賢于子孫是志也與葦
弦著蔡異事同功矣漢司馬子長先世家少梁生龍門
定爲韓人所作史記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
錄今志蓋史一體粲然太史氏法司徒夫有所受入也

高平縣志序

孔子論鄭國之爲命曰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辭命何國蔑有孔子奚取焉人情嫌於揚已則避而不敢首事嫌於蓋人則狗而不敢更張此四君子者當先而草創不虞人之議其專也已成而討論修飾潤色不虞人之恥其疎與陋也要期於共濟國事而已孔子之善鄭意蓋如此今之邑古之國也而廣大蕃庶容有過之今之邑志古之國史也彰往察來觀民體物是非褒貶法戒取舍咸是焉資其視爲命或端發一事或事在一時所關理道廣遠殆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三二

有過之作者迷者寧渠易辦乎余讀高平志嘉其與鄭命異體而一致焉高平故有志訖嘉靖三十七年到于今五十七年矣而令劉文英續之文英行其意邑學士大夫脩其辭分門別類以故志所定爲允則不易天文分野地方千里不專一邑則不載疆域形勝山川古蹟丘墓故志所遺抑昔存而今廢則必書賦有上供有軍興戶口庸調權稅有登耗有贏縮有利弊有因革國計民生務之重者也則必詳名宦鄉賢故所失收抑在後進者非輿論僉諧則不登稅文非雅馴及有裨風教則不錄生有封章沒有諭祭王言君命非可他比則特識

之美哉志也具三善焉無所矜以炫長故詞贍而約無所隱以逃名故事備而覈無所詘以行媚故義正而嚴可以言述亦可以言作可以言志亦可以言史稽古有徵垂後有式藉使鄭四賢操簡載筆其體裁華藻應若是爾余與文英同事二年不省何狀然必聞其政今見其志復若見其人詢事考言言可底績而志成適與君三年報政期會故爲序論大歸且以風示諸長吏云

鄱志序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國之志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文則史古於志通以史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二十三

領之而志又通謂之史周官有御史掌贊書授法令有柱下史主方書其後有御史中丞在殿中掌蘭臺石室圖籍秘書後又有治書侍御史其職畧同最後乃重在糾繩案察一切法令從事而於史不關切矣鄱門人劉紹周爲御史而爲鄱志余三復讀之庶幾見古道焉史直書美惡示勸懲其權視天子賞罰更爲久大志史之屬也自頃爲志者率虛美誣實不則以隱惡爲長厚或泛稱博引琢句藻字以炫奇麗而已夫孔子雖諱尊親其作春秋內事未嘗不直書今所傳楚檮杌蓋贗本要其初立名之指重在懲惡故孟子等於春秋史體宜然

耳紹周志郿於懲惡獨嚴事雖小人雖貴骨雖朽無或
曲貸凜若斧鉞不負史之義矣事君有犯無隱御史立
朝執簡簪筆指斥乘輿白刃可蹈鼎鑊如飴而於鄉里
務爲優容掩護豈不悖哉紹周爲御史數上封事以直
道誦所爲志復諤諤如是不負史之職矣余承乏史官
不稱任出爲藩臬吏三十餘年無所撰著發明殊媿紹
周郿六十年無登賢書者紹周總角爲諸生余拔第一
因請從長安諸茂才高等遊上下議論縱觀督學署所
藏六籍百家書其志不羣宜此志與良史齊駕也

常熟學志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二十四

海虞博士弟子員集楊明府修學事爲志六卷離其凡
爲二十曰殿宇曰基址曰神位曰祭儀曰祭品曰樂器
曰樂生曰舞生曰碑文曰鄉飲曰官師曰廩祿曰書籍
曰學田曰名宦曰鄉賢曰進士曰鄉舉曰歲貢曰什器
其義則小序悉之矣余旣卒業而深嘆夫學校之化不
可數幾於世也學政至周始詳而亦與周俱衰漢文帝
始有詩博士景帝因之武帝五經置博士及弟子員皆
太學在京師而郡國立學校官自蜀文翁始平帝時立
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
聚曰序序庠置考經師一人郡國又有文學掾固已達

之天下矣然史傳所載何武李忠寇恂衛颯任延秦彭
鮑德魯不之屬皆刺史郡守相以興學著名而邑令長
可考見者僅宋均調辰陽長爲立學校兩漢四百年邑
令長稱循吏不少上之人功令具在而教學闕疎若此
豈以地褊小割鷄焉用牛刀耶先刑法而後教化政日
趨簡俗日趨偷也漢最近古何望于叔季之代國家承
平久玩愒滋邑令日迫廢事救過不給奚暇言學如海
虞卽兩漢且希邁士千載而一邁公上爲一下爲二宜
何操焉亦請以漢事喻經術以經世務窮經致用以意
逆志是爲得之其有書煩而無要詞雜而無指歸專門

聚訟枝葉蕃蔓一經說至百萬餘言解頤折角諸名號
起而競心生斥驪駒狗曲以肆詈占橋下據屐以免難
造讖緯妖妄血書端門以希世非學也學培養士節貧
賤不移富貴不淫以教子一經較黃金滿籩以明經取
青紫如拾芥大會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
之力而或自媿農家子豈意爲學之利甚者俛眉承睫
徼進明時鴻都一學之士封侯賜爵而士君子恥與爲
列非學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比于婦寺士羣萃而州
處父子長幼所言孝弟仁義不見異物而遷槐市百行
爲隧諸生朔望會且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傳書

記樂器相與買賣雍容揖讓論義槐下是士爲市也論
義揖讓奚貴焉非學也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居是邦不
非其大夫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畏其貶議
屣履到門三公辟召常出其口卒釀黨錮之禍非學也
夫學之興始未嘗不名實相副末乃相盪也豈公所以
爲海虞士望乎公能舉漢吏所不備之典士能修漢儒
所未盡之美兩相得而益章海虞名公卿後先接踵如
志所載更僕未易數士異日起家領大邑爲士師帥寧
異人任哉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禮曰官先事士先
志士志定而大人之事備是志也將見諸行事匪託空
言余不敢遠引三代以上第刺取兩漢卑之無高論姑
以爲志執左契云

常熟學志後序

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二十六

禮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某不佞所不足多矣
久困偕計維是海虞東南名邑鄉大夫之賢者士之仁
者比肩接武又得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如今
楊公爲之司牧德星真氣光燭隣國不佞色喜捧檄而
至公治邑且朞月聲稱藉甚進而侍公非曰能之願學
焉而不足如故也無可爲受教地何以教人退而延見
諸士諸士不鄙夷教之而困如故也未三月上公車去

不見收踰歲復來則公興學教士綢繆禮樂繁縟文章
明行以宣翼之恭敬以監臨之勤勉以勸之務愼惇篤
以固之士瞿然顧化斐然成章而錄公後先學政爲志
俾不佞志其末簡不佞學與教兩無當徼公之賜拱手
蒙成又何所置詞昔者孟子謂待文王而興爲凡民惟
豪傑無待而興又以百世之下聞伯夷柳下惠之風卽
薄鄙頑懦爲之興起士必人人豪傑不可若是其幾也
然豈自遜於凡民而賤丈夫之不如曾子曰與君子遊
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行其所聞則廣大矣今日之
士從公遊者也是以有斯志他日之士聞公者也亦有
斯志在不佞困不足是懼何時而已奉公之教以爲教
奉公之學以爲學敬與諸士約凡公所爲德成人造小
子可法今而傳後者無第志諸方策其相與志諸心以
相長也易曰出入以度外內知懼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禮曰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
傳而不反也此物此志也諸士勸哉書曰惟敦學半念
始終典于學此物此志也不佞請事斯語矣

新安文獻續志敘

程篁墩先生新安文獻志歲久漶滅里人畢侍御孟侯
更行于京師會館中京師之有歛會館蓋吳內史雲將

首事館成而內史讀志以爲程先生書成於弘治庚戌
凡二甲子有奇繼先生起者相望缺而不載責在後人
乃謀於同志旁求大家故族鴻生鉅儒續葺之孔子曰
文獻不足徵也文以言獻以人其人往矣其言則存左
史記事右史記言獻之所取徵者亦在文古列國史類
如是今志分甲乙二集甲集則新安人所著文若詩爲
體四十自齊程郢州茂以下至明三百三十人有奇非
新安不得與焉所謂文也乙集則新安人行實凡分爲
類十有五自梁程忠壯靈洗以下至明三百六十人有
奇外郡人作者自唐姚常侍思廉以下至明可一百二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三十八

十人而新安人不與焉所謂獻也亦新安之左右史已
其文體次第準真西山文章正宗首辭命而以詩餘附
詩雜體之後崇大雅也其人準梁昭明太子文選稱字
朱紫陽注書稱官爵謚號而附見其名崇厚道也古全
史中有志始自班孟堅志有藝文亦始自孟堅劉子玄
謂一代之史何取前代之文獨宋孝王關東風俗傳墳
籍志所錄皆鄴下文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悉取當時
撰者要以志載一郡郡代不乏人自不得遺前代今志
例用會稽掇英集成都文類法也古史之紀獻者自司
馬子長始有循吏儒林諸傳而酷吏佞幸之類美惡並

載班氏因之范氏始傳列女亦不必盡有女德蓋史體
宜然常璩志蜀郡廣漢犍爲漢中梓潼士女皆賢鄉里
小生禮應爲尊親諱旣名曰獻何可錯以匪人乃其不
見采者隱然筆削之義直在其中矣今志例用華陽國
志法也子玄又謂百家諸子務爲小辨破大道而揚雄
法言生焉流俗貴遠賤近轉相牴牾欺惑而王充論衡
生焉愚蒙譌音鄙句莫究本原守株膠柱動多拘忌而
應劭風俗通生焉能有兼偏知有長短隨才任使片善
不遺而劉劭人物志生焉賢愚壤隔善惡區分時無品
藻理難錯綜而陸景典語生焉文體非一後來祖述識
方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二九

殊圓通人相倚撫而劉勰文心生焉是志也獻則先道
原忠孝儒碩動賢風節而才望諸目附之文則平正醇
粹有關世教者非此類也雖膾炙人口不收於立德立
功立言之旨本末輕重較然明著奄有六家之長可爲
天下後世楷模豈惟新安地靈人傑載其寵光已哉余
又論之凡事作難而述易惟爲鄉國志者作與述俱不
易而莫難於新安新安山四塞兵革患少大姓或十餘
萬人唐宋以來支系可考先世之遺善守勿失富者好
行其德嚮慕文苑儒林雅道大興尤尊禮貴顯程先生
兩世列卿官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有年其力旣便菟蘿

而所裁鑿一時人無異議度爲此志當不苦難今新安
文日盛卽百工之技精麗甲天下好勝噉名凡一切慶
弔事必徵文貴者賢者以張大之竹帛金石汗牛柱棟
邇來辭賦之業傳習彌廣往往操野史權志以文獻稱
誰自居于不文不獻卽程先生在且未易措手吳內史
之果於績也壯哉能任怨任勞矣

公文重修維揚書院紀事序

直指使者彭公重修維揚書院其中爲堂名曰樂育後
復有堂名曰仰止以祠某某五先生其前爲樓比部郎

吳汝則公以月奉成之公名曰光岳氣完直指蘇潛甫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三十

公名其南榮曰第一樓則揚之故實也鄒爾瞻公爲之
記樓前有池曰天池其東費舍三十有七曰東壁圖書
門曰起鳳其西費舍四十有九曰西園翰墨門曰飛虹
公又爲考課程式大指先行誼而後文學與所賦廩餼
所置田疆理有司出內之宜悉公擘畫纖微備具而中
丞李汝培公記之諸學士大夫詠歌之余不佞亦嘗有
記未詳也諸生復紀其事成表而鏤之木以眎永永復
屬余序余聞之馬貴與言宋初有四書院是時未有州
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州縣之學有司奉自詔旨故或
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所建故前規後

隨皆務興起土田之錫教養之法往往過於州縣學實
四書院倡之夫庠序學校歷虞夏商周日新月盛久乃
頽弛而孔子以匹夫爲百世師一言爲天下法與諸帝
王程功較德至謂賢於堯舜自生民來所未有天子辟
雍諸侯泮宮率湮滅不識其所而闕里杏壇迄今遺蹟
灼灼人耳目故書院建於士大夫光大久遠乃在有司
奉行詔旨者之上維揚書院廢而復興則賢士大夫之
力矣書院之最初爲廬山白鹿洞而主洞最著者爲朱
子其教以明誠兩進敬義偕立志莘尹學巷顏非以娛
觀聽拾青紫鶩榮名也朱子爲孔子之徒固自有本今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三十一

士誦法孔子而經傳訓詁悉遵朱子有功令在非苟知
之亦允蹈之而已矣如侈其事以娛觀聽而藉是爲括
帖之學俛拾青紫豈賢士大夫所以拮据經營之意乎
惡用是不佞僇言爲也

西嶽華山志序

左丞王公版行華山志蓋得之咸陽令王家瑞所購本
而以右丞張憲周所校華志最合之爲圖二十有二說
附焉余按馬貴與經籍考有華山記一卷失作者姓名
今本亦可一卷未知是否而峯巒體勢物產靈秀仙聖
遺跡壇祠故址大都具矣河山兩戒或負地絡之陰或

負地絡之陽皆及華山巖凝之氣盛於西北西方曰秋
言愁也封禪七十二家率在泰山而華山無聞焉秦以
雍州積高神明之隩立時郊上帝世遂言秦繆公上天
時在平地且然而況華山乎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
仞羣峭摩空弔詭之士至爲華山冠以自表而巨靈矍
踢盤古右手怪異之說滋盛有神君有金天王有順聖
帝有肅明后有玉女七萬人有儲副佐理之號有太初
九旒之冠開天通貞之印有浩元倉鬱狩將軍鄒尚姓
名此無故人跡罕至而喬宇鬼瑣易以欺惑愚衆也今
志率舉事理所有不詭于正王公據經守古宜其愛而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三十二

傳之矣不佞嘗衣短後衣扶服而登三峯之首越宿甫
下所經蒼龍嶺老君犁溝諸地信爲險絕然其邑人負
鼎俎衾裯從行騰踊而上不知于色磴石性殊不疆槩
第令鑿深爲甬游人自可無怖且治道費孰與土木金
碧而卒未有任之者何也豈神道設教以示尊威令人
無敢狎忸耶抑懼夫世主侈心形民之力者東封西祀
無已時也而故難之耶去之二十七年懷怪不得其故
讀公志于我心戚戚矣稽古唐虞建官內有四嶽總領
四方諸侯而周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
召公爲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是已天子秋巡狩

至于西嶽柴而望祀山川朝諸侯方嶽之下省間風俗
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禮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
雲爲風雨民所取財用也非此不在祀典是以五嶽視
三公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嶽牧與嶽鎮氣機相感行事
相因理之常耳今天下自兩都外布政司十有三其長
爲左右使于外臣品秩無偶內六卿各分職而二使無
不經營文武吏民無不率屬寄任隆重與四嶽二伯同
華山當公封內禮所謂諸侯在其地者則祭之公不競
不綏敷政優優與嶽神合吉凶奏假無言久矣是志也
黜奇表歸之平康正直蓋穆然咨嗟有唐虞成周之思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三十三

焉乃若廣異聞供談塵紀勝槩快游目是奚足哉不佞
又按舜典四嶽首舉岱宗其三有方無名禹貢黑水西
河惟雍州不言華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
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
今稱西嶽華山者

高皇帝再造方夏畫野定名取義正大雅馴聖人復起
莫之易矣爲下不倍豈以稱名小雖生今反古無傷也

籌邊移稿序

歲辛丑余以越憲使上計京師坐不稱任鐫官一階而
是時門人上郡趙毓美亦爲晉憲使治兵岢嵐有流言

賴二三知己分明之又三年君累功擢右方伯治事如故而余始得君所爲籌邊移稿讀之則知君名高而詢隨固有自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惟北虜最爲中國患故封疆之臣非才望什伯人者不輕授其勤苦功高往往超拜爲撫爲督中丞御史大夫司馬進東宮保傳可計日待視夫循級而升者大有逕庭則忌之媒也虜款踰三十年介冑之士忘戰而惟以互市修守爲務互市物日濫惡修守工日虛冒兵什伍耗缺而餉不盡爲兵有侵牟詐僞視爲固然稍綜覈釐正不以爲苛刻寡恩卽以爲喜事好異同則謫之囚也君治兵凡八年

前後所籌畫數萬言要在將不得以虛名充位士不得以虛名隸籍餉不得以虛名乾沒工不得以虛名糜費貨不得以虛名售直而所部諸州縣內治糞稽爲尤詳雖絲縷圭撮無使民受損而吏受益所可自專者更張不嫌驟執守不嫌固斷擊不嫌猛而所不可自專者屢請不嫌瀆力爭不嫌激過防不嫌迂諸所共事等夷往往開府秉鉞而君循級而升與常調同忌者之心謗者之口亦何所不可加於君而行之自如終不以毀譽震撼稍失常度獨身一面當虜令帖然奉要束所省十萬

金雲中上谷虜徼求無厭且渝盟五路益鴟張爲寇惟

君所蒞邊鄙不聳民狎其野此寧可以聲音笑貌襲取哉是編也君赤誠之明驗也知我罪我亦聽諸人而已余初以叅議提調秦試事君猶童子沉靜有大人度既而氣雄萬夫心儀君必爲大器今雖不盡君之用魄兆見矣余登仕版垂四十年歷官藩臬靡事不爲老而才盡名位日損媿君殊甚師不必賢於弟子信夫

已庚衣柳錄序

語曰三言成虎又曰譚虎色變豈不信然哉余讀郭公

錄而心傷之也浙妖人趙一平陳天寵挾妖婦王氏號

大崧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三五

佛娘譎張爲幻民惑之施金錢相屬轉以施貧民貧民信若真佛籍記其拜奉者衆以萬數天寵藩司知印也而一平尤黠嘗三四易姓名出入江淮間自詭趙宋後裔散財結客潛蓄異志使其黨黃少斗爲指南妖書以正月三日分投兩都諸省寺又上書征播酋楊應龍而實爲之聲援又稱礦稅虐民誅徐惡闡陳增而扼運道因漕糧爲食漕卒濬河夫爲兵南窺金陵北向中原首事武林轉入淮徐在所各有部署計遠近遲速爲期歲庚子余承乏總浙憲則漳浦林公君綸攝杭嚴巡道事諸僚言杭元夕燈甚盛所苦惡少鈔暴觀者率脫帽而

游街鼓動遂罷盍申傲之令甫下俄捕得細作云有妖人須元夕發難余謂林公卽以觀燈爲名行夜之司益其兵仗諸門譏出入可耳而先一歲杭郡邏卒從天寵婦翁知印宣天祐家得符印官號簿牒器械衣服因掠取他財貨諸吏羣謹是視藩司妖藪也罪諸邏卒坐遣有死者妖人膽勢益殖林公爭之不得於是躡巡考案一切畀余主之義烏令縛天寵兩臺下之臬司獄藩司吏日數十曹來共索餽伺察緩急其訟言非妖益謹薦紳中口語籍籍矣會其黨敗於徐淮備兵使者郭公移文來捕一平蓋妖婦初以身許天寵後更暱一平而爲

天寵市雲間妾名月酥者以自易兩妖繇此不相能謀少泄人不盡知也余喜得徐事爲浙左驗而郭公亦受疑謫喜得浙事爲左驗千里之外不謀同辭羣謹始稍杜口而好事者復乘是爲功寧紹間捕丐兒指爲一平可數輩余付杭郡守頌繫之而畿內尋以捕得真妖聞矣諸無辜相慶更生一平之亡命也其保舍儻貨昇夫舟子主名歷歷指掌余一無所問具白中丞劉公直指李公是難具獄第檻車天寵詣京師三人對簿三曹奏當正法磔於市梟其首示四方而黃少斗者余以掌大薄蹠屬紹興守滇人劉公懋學禽之矣是獄也余終事

未嘗一人亦賴有天幸不及元夕衆未集而覺亟走徐淮又覺故不爲患明年大計郭公與余皆奪爵一級余謫壽春見浙以黃少斗獄上若周亞夫喜七國無劇孟郭公事白論前禽賊功復故官余不識公何狀而事相往覆無小齟齬公深以爲知己今年官晉中辱在公顏行數枉論心惜相見之晚已按錄始末戚戚然想其初排羣議而不顧自謀何拙也公復揖謝余向令足下以藩司吏忌投鼠以越流言驚投杵則妖人逋誅不佞將何辭以解夫月酥孽妾也以署門爲號藏軍器江西漕艘則謀諸浙而徐黨之訊牒先具矣淮南大將三十兵

數萬徐北關清江浦接應則謀諸徐而浙黨之訊牒先具矣他事情不可悉數其符合若是猶謂反形未具討捕者非耶是誠何心吾兩人非相爲賜然而實相成矣浙鎮撫李光祖首伐元夕之謀微一平入淮之迹功爲最而不勝謹者口罷不用幾斃杖下今錄猶存其名足下官位與名不書於錄人不省爲誰何氏吾兩人良工心獨苦卒以同心共濟未必非後事之師也足下宜有言爲是錄契券余去浙八年故牘十不收一恍若隔世事所不可筆於書者徒約結胷臆中至李光祖被譴一端非公絕不聞余與公尚有今日良幸第竊懷過計國

家統一承平四戊申矣朝政不盡與治同道而東倭西
夏西南播夷大亂悉平他麼磨疥癬旋就掃除
上矜而震之中外變告不樂聞在位者亦浸尋忸曰毋
動好大耳涓涓不壅終爲江河毫末不扎將尋斧柯曲
突徙薪如李光祖輩匪直無恩澤而更以賈禍令任怨
勞者解體世有賈生能不痛哭流涕長太息耶善乎公
之以衣柳名錄也衣有柳終日戒是以能制治未亂公
備兵寧武三年勞苦功高中外推轂甚力早暮開府當
路身寄天下安危願無忘已庚之事則余徼福多矣

沈少保山園記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三十八

余少從少保沈公史局之後公任誠葆素終日靜默而
物自宗焉踰二十年公以大宗伯請告居田余分部大
梁屏騶導造之衡宇盤飧不殊寒暖令人爽然自失嘗
以亦玉堂記示不能贊一詞又二十年而公爲相執正
督世齟齬以歸而友人授余所爲山園集記讀之超超
玄著朗朗獨照也記凡十有五篇曰適園曰巢居曰五
愚公同社曰耐辱子坊曰存蠹齋曰域外三槐曰四鳩
巢曰醉竹樓曰扶杏館曰悟迷橋曰伴山亭曰愛荆山
曰放鶴曰鄰壁而愛荆山居其二世深惜公之不盡其
用而嘉公之不以不用色慍也余竊明其不然天下不

可一日無君子君子不可一日忘天下易乾之初九潛龍勿用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憂則違之樂則行之矣勿用所以養其用也凡易見於有爲者皆言用用之者何體也易不以體對用故曰易無體不用則無體矣蠱之終則有始剝之消息盈虛皆曰天行豈一切委之於天而坐觀成敗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世不用而忘用世是天行不健而君子可請息也沈公出國而居家起家而相國復出國而居家何莫非用其記言之詳矣用其燮理陰陽斟酌斗杓者而爲占晴校雨防潦備旱之策用其

體國經野辯方正位者而爲樊圃灌園穿池疊石之致用其同寅協恭和衷師師濟濟者而爲表正鄉閭教誨子弟之樂用其若上下草木鳥獸者而爲桑麻鷄豚之業花竹禽魚之玩皆日可見之行者也易地則皆然也當今之時陰長而陽消於時爲剝而碩果不食陽固在焉其機必復復之初卽乾之元乾爲木果在春爲仁則發生在冬爲幹則歸根復之以下仁也乾元之體仁長人也天地之心無一息不然者也讀公諸記疊疊仁者之言其心可見仁者天地萬物爲一體一體之義莫先於君臣負暄美芹思以獻君嫠不恤緯漆室女倚柱而

嘯匹夫匹婦且然而況身為帝師帝臣者乎謂世不用公則可謂公以勿用爲高是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非仁也先儒解易臨陽消曰八月月陰也以月計幸其遲也復陽來曰七日日陽也以日計幸其速也天下日日以冀公再用而余復謂公不宜忘用世其說近諛然則易非與直論其理當如是耳

遂園集序

立伯旣免官二年而治園園成而左司馬爲之記記成而不佞適至四方客觴咏其中踵相錯也立伯哀集其言問叙不佞蓋園所繇名遂司馬公言之詳矣不佞顧

謂立伯將以園遂孰與以立伯遂園夫情內也境外也情變無方而境無常內爲政則境常佳外爲政則情不屬卽遂有幾有地於此山秀而水清花鳥交相媚也居者習而安之行者儻然而遇之以趾臣目色喜不厭設令逐臣思婦牢騷結愒出乎其間能然哉其中情所操異也且也時雨降而田庾悅征夫則虞淖矣大暑至而丐人便貴客則苦滬矣造物不能以其全兩利人而何有於園故以境遂情不若以情遂境者之深也立伯儻儻瑰瑋有當世之具中道廢於讒一切壹鬱慷慨之懷託諸園以勝而遣之是猶有待也立伯忘於官乃忘於

園忘於園而後能有園其爲遂也大矣語曰除日無歲
如必欲無境情將安傳古之善遂者莫如莊生其指具
在內篇逍遙游人間世何境非情養生主大宗師何情
非境此之謂無待之待立伯執是以往無不遂也其視
園也猶之駢拇枝指也惡用集爲不佞家居環堵之宮
湫隘囂塵躡屨而游立伯園陽陽滿志不知其非我有
也今且歸置是集座右舊游如在宇下不知其非園也
庶幾由立伯以窺莊生於是乎叙

道一合符序

明興理學至王文成而其指益精微其傳益宏遠當謫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四十一

龍場時造次顛沛必於是而貴州人士歛然嚮風思南
李同野先生繼起於三十年之後與所私淑文成弟子
建昌羅明德麻城耿簡肅諸儒宗討論切磋舉而措之
事業爲縣爲州爲郡爲郎爲藩臬以儒術緣飾所至有
聲家食時嘗集門人講德樹下而樂之學徒聚者益衆
將構精舍以居伐樹爲材而先生尋沒將爲祠以祀會
大旱力詘不能舉羸而所伐樹忽有由蘖傳聞遠近觀
者以爲異事乃移置之故處復暢茂如初先生諸子若
諸孫紹聞衣德言四方營道同術合志同方之士與公
時等埒藏修息游譽嘉樹者皆爲之咏歌讚頌而比部

郎胡孟弢目之曰道一合符不佞從所親南溪王明府
卒業焉不佞未知道也何得贊一辭然竊聞先生之微
言矣天地大德曰生聖人以是生生之理名之曰仁以
是仁名之曰人生機無一時不存無一物不有故孔子
不厭不倦忘憂忘老轍迹徧天下庶幾再見文武周公
之盛蓋至於嘆吾衰夢兩楹而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
民立命者孜孜如不及沒身而後已先生自童丱志學
求無忝所生敷歷中外施諸政教觀我生以生民老而
彌勤迨乎寢疾與親故朋徒子孫論說惟無忘生生之
心先生雖往矣其心貫於古今民物謂先生至今存可

也是樹也所斃者柯幹耳生意固在得其養而更生又
何怪乎孔子手植檜千年而斃更百年而兩生此自造
物呵護不可以常例論然太戊之桑綠修德而茂者枯
田氏之荆因友于而瘁者榮載在經史昭然不誣彼其
一念之善感格草木而況先生好生之德不待生而存
不隨死而亡先生得之以不朽樹得之以更生豈有異
術哉無論先生卽先生子孫守其家學事死如事生是
心也所謂塞天地橫四海施後世而無朝夕擴而充之
有餘裕矣寧獨徵於一木已乎先生季子郡丞公於南
溪有師友之義不佞因南溪舉似郡丞其於孟弢道一

合符之指有當否也

方塘釣叟集序

蜀內江張公者家邑南柳木里里之勝不可勝舉而方塘爲最塘之勝亦不可勝舉而雙梅爲最當公之謝諸生而爲亭於塘以漁以詠以與賓客燕遊也其里人趙文肅公爲顏曰方塘釣叟亭公遂取以自號塘之名繇公彌著公之隱繇文肅彌重而季子玉車君成進士司理彰德不以一日輟陟帖四牡之思間迎公來就邸中養公每飯未嘗不念在亭也無何遽西歸而學士大夫善司理者知公之事皆好稱說之相與歌頌賦記文足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四十三

傳遠矣司理君哀而授之剗劂爲卷凡三其一則專言亭者也其二則專言梅者也其三則漁歌相臺郭相公所贈公而司理及友人和之舉以被之絃管娛公者也言人人殊大都羨公能隱云爾不佞竊以爲非公意也昔者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其人比屋可封故以中林置兔之夫足任公侯干城而上不曰遺賢下不曰遜世卽一旦自耕稼陶漁爲帝爲阿衡爲鹽梅舟楫爲尚父而寵至不驚人曾不議其凌躐躁進何者兩相習也周公之訓曰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

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筋力以長地材謂之農夫治
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夫農工商旅之中材足以輔王
公勝士大夫之任如中林武夫者何限上不曰遺賢下
不曰遜世而與王公士大夫列爲常職則亦何必傲睨
王公士大夫避之若將浼焉而以農工商旅爲辱行有
託而逃也哉世衰道微王公士大夫溺其職而後有隱
君子混迹於耕稼陶漁以自全仲尼不云乎天地變化
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隱非聖人之所樂也時可隱矣
然而荷蕢荷蓑耦耕歌鳳之徒病其果而思以易之其
論逸民曰我異是身奸七十二君席不暇煖至于夢奠

兩楹而始慨然有天下莫宗之嘆則聖人之心可知已
要之猶龍然時潛而潛時躍而躍時見而見不激不隨
無適無莫斯可耳今去仲尼之時異矣士說禮樂而敦
詩書非科第不起家而又薄海內外悉主悉臣無七十
二君可以載贄而往從之遊其有王公士大夫之具而
不免於耕稼陶漁者亦視乎其所遇也非必以玩世而
博名高也張公爲諸生垂四十年屢試不第而甫有茲
亭彼其督課諸子於亭中豈欲以一竿終老者司理君
出而公不必身爲之矣前此而公之隱以迹不以心後
此而公之隱以子不以身不違衆不近名將所謂籠德

與升天蟠泥與時委蛇仲尼氏之所尚與不然憤世絕俗獨行一意則爲弦高之徒屬老萊運期耀之挈妻鹿門之遺子安甚且爲投河蹈海莫知所之安所得司埋君爲世用乎是以知隱非公意也介之推謂母曰身旣隱矣焉用文之歌頌賦記累而成集也又多乎哉則司理君之志也寓親於亭寓亭於集以亭視集以集視親壹出言舉足不敢忘孝之教也是以知隱非公意也

松亭集詠序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夫心於人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四五

天

最靈發爲喜怒哀樂寧能無所寄於物聖人無物其次忘物其次擇物能擇而後能忘能擇而能忘者善用其心者也何以明之舞雩沂水之爲游童子冠者之爲羣魯之人無小大賢愚朝夕耳而目之非有瓌璋奇麗之觀非常可喜之事而曾點樂焉仲尼亟與之與其能擇物也彼於瓌璋奇麗之觀非常可喜之事一切不滑其中而第取夫耳目所朝夕者以資其心之所適是以能不求不恃得不悅失不戚不怨天不尤人可使阨窮可使榮顯而無突梯滑稽騫汙沓墨之行故曰能擇物然後能忘物斯善用其心者也宗人元卿太學居第之傍

有古松數株爲亭具側于是處處于是言言語語凡有生
日用之樂恒必由之所交遊海內賢豪長者相與詠
歌其事而元卿復哀爲集奉之若獲鼎呂味之若饗大
牢余聞而深嘉之元卿庶幾能擇物矣元卿世富厚目
不視柔曼耳不入淫哇手不握籌筴心不計錙銖而所
好獨在於家戶所有習見之物是夫牧兒樵豎田庚里
媪所忽以爲亡奇所共以爲故有者耳元卿不彼之歎
羨而此之盤桓其趨與人殊也元卿卽仕宦必不爲突
梯滑稽騫汙杳墨之行以類於執鞭求富之流矣余故
侈其說附於孔曾授受之指而爲之序向後有事四方
不變塞焉非所謂博奕猶賢者耶

石潭清隱序

唐金吾余公瑾捍黃巢之亂道經海陽見藍田山水之
勝而悅之結廬隱處標其景爲八目曰東臯畊樂曰前
村烟景曰金龍曉鍾曰白雲奇峰曰杏塘鋪錦曰黃峰
列陣曰寒嶺清泉曰霓潭釣隱各爲詩詠歌其事而四
方之人屬和焉名勝幾與右丞相川相等埒凡歷二十
三世迄今而裔孫大潞以研桑心計游荆楚間累高貴
春秋六十矣歸子以事而卜築於霓潭之別塢將終老

焉自號石潭清隱所得金吾公八景之一不勝大幸而
大潞之伯子天栢闊達慷慨交遊名士益廣爲賦石潭
清隱詩者益衆則哀之成帙問序於不佞不佞蓋嘗聞
之大道隱而天下爲家世及之禮至周最嚴周閱數王
而徂岐有夷行鋪張揚厲播在雅頌感國百里詩人刺
焉春秋罪魯入防鄭假許紀以鄙入齊而善齊歸魯侵
疆皆是道也豈惟山川土田部之大鼎魯之寶王大弓
其取其納其盜其得不一書而足聖人之重世守如此
然此惟天子諸侯卿大夫耳庶人田廬授受在官予奪
無常靡得而稱焉封建井田法廢而有力者甫得連阡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四十七

陌治宮室規陂池美園亭臺榭以自封其子孫無失墜
則以爲能故巴蜀之丹穴擅利數世太史公傳諸化只殖
津津有餘羨班孟堅賦西都甚陳農服先疇之畝畝商
循族氏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則太平之熙事也李
德裕平泉莊不欲子孫以片石與人取譏識者然推古
人陳宗器頌復宇之意寧盡非乎三代而後有天下者
不能越二百年無分崩離析之患況於庶人而新安阻
絕萬山中中兵燹較他郡爲少故家大族年千世百人
或無萬數死徙不出鄉往往而是大潞之保有是潭也
抑其地負固形勢便利國家承平久田野樂業漸漬使

之然哉夫歷二十三世而守其先人八景之一卽在新
安家戶所有然以德裕所丁寧屬望於子孫而不能得
者金吾公何脩得之於其所不知何人大潞之王父宗
富父鈿皆大賈比於丹穴擅利數世不以自雄而眷眷
石潭之賞去喧耽寂斂華就約冀以媮滅佚老新安人
席其累世所貽日用不知而天祐懼遏佚前人令緒授
簡徵言以揚詡之是雅頌春秋之遺指也禮失而求之
野儻是類乎天祐友人程時卿稱大潞少客京山與今
延平守胡公同席研書天祐及其弟天鐸天巨天立俱
嘗業儒是宜不以世賈自雄而獨於石潭寘力也七世
之廟可以觀德今且三倍之不佞故不辭而爲之序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五

序

四十八

大泌山房集卷之十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萬曆疏抄序

今皇帝臨天下久耆宿名德塵有存者守經據古危言
覈論之臣投鼠器探驪珠不安其位身且不免後進無
所稟承紛然殺亂莫由取衷而侍御史吳公毘陵世家
賢胄練朝章通國體思以發末俗之覆取程先民會按
部雲中上谷自公多暇乃葺

上纘服訪落迄乎今茲凡諸臣封事若干篇數十萬言
而離其目爲五十其關切君身者爲首而總論諸政體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一

万

開

若臣職若官邪若民隱分而屬六卿者遠而制四夷者
次之而以上書終焉亦四十年中朝野得失之林也義
興陳公方按河東陝西相與共校行之而授某序所以
某俗吏淺聞不能究宣然四十年乘空乏之間充位具
官耳目私所睹記大都有三變焉嘉靖末執政墨而善
阿邑固寵羣蟻附羶濁亂天下自壬戌至萬曆凡十年
而歷三朝矣代者或尚清靜獎恬退貴名理而空談廢
實或輕喜怒急紛更重意氣而太剛易折於是執政綜
核名實繩下如束濕薪其知深而勇沉偵矚者不得要
領吠影射聲株連蔓衍其訑訑言貌距人千里之外其

極慘礫少恩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驕倨而專恣

上益習國事不欲倒授人太阿柄執政無一介不取三公不易之節以厭衆望而懲驂乘前車都兪多吁咈鮮上既無所逆於心見以爲馴謹而時詘言者以徇之內不沾洽而外示包容強笑語相下中外章滿公車謹謝之觸聞罷而已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泄沓而霍靡上久廢郊廟朝講厭薄大小臣不卽除諸署鞠爲茂草奏入不答常十九而舞知御人者因以爲利曰默足容也諫愈磯也遇主於巷可耳麤翹不急爲而靜正伏言何在人不適政不聞而格非心何日橫政橫民悖出悖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二一

万

入怨歸於上而下逃其責此一變也言路之塞塞在眼挺而巧匿人心世道譬諸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希也每下愈況不遡其源則頽波不可挽不緣其督則藥物不可投四十年中情僞微曖事勢鼎革按是抄而約畧得之于以轉移人心祛詖淫邪遁之害綱維世道歸平康正直之路良有藉賴矣我思古人忠愛無已反覆必聽則趙普之懷牘范鎮呂誨王拱辰之累奏舍已從人同心僇力期於共濟則歸登之附名崔植劉覃之更疏梁燾劉安世之交攻多蓄前言斟酌時宜殷鑒柯則事在不遠則侯霸收遺文條善政呂祖誨趙汝愚集名臣

奏議兩公之爲是抄也意儻在是乎不佞病不任乞賜骸骨歸田竊比於隱居放言之義論其概畧如此老憊妄發知我罪我敢不唯命

高文端奏議序

某之試南宮也高文端先生知貢舉稱門下士先生頗偉凝重垂紳正笏儼然人望而畏之無何後進好事者妄加詆譏於先生先生遂歸又二年召爲

今上官僚首臣尋拜相而先生物矣又二十八年而某有武林之役會先生子秘書君問其遺文曰家不戒於火獨奏議稍具耳將授劄劄焉而子爲之序序曰子美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二

万

言文章小技於道未爲尊而子桓盛稱之以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二者何所取衷焉文猶水也小則涓滴行潦焉能爲有無大則潤澤萬物功與天地並故曰小技曰大業在所用之殊也今夫人主之勢重於萬鈞威震於雷霆一言而能移之國家大計安危在於呼吸一言而能定之驕虜逆臣數百萬倡亂之衆一言而能懾之以此論文顧不大哉故文之大者在上莫如詔令而在下莫如奏議試讀先生奏議簡而暢直而婉曲而中盡而不汙近而有遠憂雖史所稱賈長沙晁家令劉中壘陸敬輿之屬又何讓焉其按故事覆白者無論

先皇好內而潛邸嬪御絕少以乳媪之奇醜幸之生女
比踐祚日選良家子充掖廷侍莞簟佩弓韞覲望非常
者多矣

上時方九齡先生力請早建元良凡數四始報可國本
定而人心安其功最鉅事最隱而人無能名也至若請
幸學勸朝講諫豫遊杜漁色以光帝德竄悍王錮罪儲
停濫封禁妄奏以清宗法修學政嚴貢額飭場規整監
務以新士習汰枝官裁冗費罷采玉革魚鮮以寬民力
別贈卹揚忠烈以開言路處貢賞選通譯以服夷心其
功次之而其事則人所通曉也淫祀瀆經或以改父爲
嫌而不憚於反正舊章彝典或以末俗爲便而不難於
舉廢其事若易而其心則獨苦也故以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四

万

穆皇之羊車輪敝魚貫尾頰而宮鄰昭泰荒憬清夷三
禮咸秩百神懷柔海內含醇泳德與九廟侔蹤按先生
奏議可得其從來矣如是而日文章經國之大業豈虛
語哉他所著作卽放失可也先生辭受不妄行嘖笑不
妄發門無雜賓室無媵侍其廉隅峻整問望顯昂使廣
廈細羶之上蝸蝻蠖濩之中欽挹其風采而潛消其非
僻固非奏議所可盡也小子不敏惡能知之彼爲先生
沒而易名者亦庶幾思過半矣

戶部疏草序

昔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作單圭靈昆苑列肆後宮尚方
斂諸郡之寶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
聚太僕之馬設導行費造萬金堂斂民田畝十錢名修
官發州郡材木文石部送京師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
州郡多受賂賂百姓吁嗟黃巾董卓之變乘之而起朝
臣諫者司徒楊賜太守陸康司馬直財數人耳豈事固
有大此者不足間耶唐德宗括富商及僦櫃質錢稅間
架墊陌涇原兵反舉爲口實然且貯諸道貢物於兩廡
榜之曰瓊林大盈惟李泌與陸贄數進諫而贄最力向
後宣索秘無令相臣知泌終不言贄請罷相裴延齡極
爲忠懇而身與言俱黜於是和糴強取官市白望羨餘
進奉門戶腳價橫政滋多藩鎮強虜干戈相尋而國日
蹙矣本朝靈長之祚萬非漢唐比

上神聖寧渠與兩宗伍而數年來行事殊類之抑有甚

者中官與市井無賴爭言礦稅率土之濱山童澤涸冢
中枯骨暴棄相望雞犬細物負戴窮民無所得脫公私
之積如掃三事九列以逮百司條奏利害汗牛充棟率
報聞罷而中官用事者膽勢益殖小有齟齬文武督鎮
之臣或戍或逐監司郡邑之吏鄉大夫孝廉博士若富

民大姓下詔獄益死者駢首天下重足側目盜賊麻沸而莫之省改也司徒陳公領部事以來前後章數十上明暢剴切凡數千萬言唇燥舌敝其涉外庭者十或得一而至於發私藏損浮供停採榷罷中使如水投石不入矣諺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披之漢靈之爲帝也非所必得制命於五侯十常侍之手姑自封以爲快而已天子曆數在躬纂大合華而不以天下關其心何也德宗懲蒙塵之苦報瓜果以官喜醉人爲瑞孳孳聚斂縉紳中裴延齡趙贊之屬阿邑之其播惡溢於漢崔烈輩今諸文臣無爲逢也軍興無錙銖仰給也潢池弄兵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六

万

卽撲滅勅者東倭西夏與播亦僂就芟夷黃山上意驕而四方變告若災異謂是訶喝我耳益中距而不信臺省耳目之官曠廢不置宇宙以來未有伐山鼓鑄無所不及者

皇陵 皇都地脉斷傷而不惜元子年二十而不冠婚朝堂累瓦礫鞠草莽而不顧第爲之號曰以資大禮大工云耳持籌握算下同賈豎非是物也食不甘寢不安何積朽蠹將以遺所不知何人乎情理不可以推求事形不可以測度至此極矣陳公其如之何漢唐臣主不

大闕隔時造膝而進言楊奇因間譏諷靈帝優容之而

泌贊則德宗所鄉慕委寄之臣也燕間顧問導款納牖猶能挽回萬一邇來官府離絕

上久不視朝大臣中有如陳公者不識何狀又安能欽其德望察其誠悃而行其論議哉此必不得之數也中外言者誠衆不在其位要以一疏塞責苟成已名陳公任事之人與言事者殊科劇心疾首竭股肱之力無復餘方事不可任而至於言言不見聽而籍之豈其翹上之過爲名高小臣不引身則結舌大臣身係安危國同休戚何所逃之是草也儻亦知我罪我之意乎東京諸君入告之辭存者屢有獨李唐陸贄奏議於今誦之不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七

万

衰公諸草大類贄所稱引儼戒拳拳以漢唐末造爲殷鑒賴社稷宗廟之靈言不中耳讀是草者有賈太傅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矣

蹇司馬奏議序

巴郡蹇公初以御史中丞撫畿內兼領薊鎮軍事後以御史大夫督薊遼昌平四鎮軍事而是時南兵贅聚者衆虛憍恃氣尾大不掉爲國隱禍公稍以次財遣之其魁率煇惑鼓譟不旋踵見法逋誅餘黨扇爲蜚語誣公而好事者遂中公白簡矣賴執政知公不爲動會島寇暴起蹂躪朝鮮前無衡陳碣石天津可一葦而杭也公

適有母喪不避滄泣簡將治兵繕器儲餉事事肅給而後代歸寇亦覘知我有備不敢西向言者更撥拾前事汗鱣公諸大臣積不平而終不敢撓言者權第令公家居待勘而代公者御史大夫顧公益卿伉直不回訟言與顧公合太宰孫公請須服竟召公始公之歸也播酋包藏禍心使其黨賂公求脫文罔自效公束而詣吏坐累其密戚無所顧惜度酋狀必反屬當事者宜早爲計卒如公料酋旣誅簿錄其家得一囊啓之則所交關行賄中外薦紳名數雖細不遺而獨不及公少保李公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八

万

學使者傅公以聞於朝諸大臣愈益重公薦章相屬上亦悉公忠清卽家拜公督鎮如故又踰年考最特晉公大司馬疏封三世任子賜有加等公乃輯其受事以來所爲奏議若干卷而緘之以授某山中曰不佞所以邀上恩無爲薦紳詬病者具在此矣按公奏議十四策虜與倭十六先自治而辯諷亦十之二余三復公辨疏而爲之扼腕長太息也蓋自余有知以來邊臣諫臣事情屢變矣嘉靖之季貪墨當路邊臣諫臣皆其私人天子時加不測之威於邊臣邊臣震恐有交通諫臣以微譴得去爲幸者隆萬之間廟議重邊臣邊臣常先武

吏而後文吏武吏故以南兵立功名南兵重而武吏之
權滋重以其私意去留督撫如響答桴故邊臣與諫臣
或合或離而其柄寄之於武吏頃年以來狃於虜款上
下如巢幕之燕邊臣封已養交諫臣爭以言博名高所
好生羽翼所憎成瘡痍取給辯口濟其私心交戟之內
如蝸如蟾而西北屬有叛虜逆賊之變諫臣復求多於
邊臣多指亂視邊臣日救過不給矣古之論將將者曰
不中御使邊臣待奏議而後行業已晚議未必行而謗
隨之推轂專閫之謂何抑或責備賢者尅覈太至聞諸
道路不及詳察失諫臣體隳邊臣心至甘心任事者爲

小人快私忿若公所遭可不爲扼腕長太息乎公歸十
年起家而事情又變矣中人左騶采金摧稅布滿天下
畿輔之內役充政重其在遼左則內侵兵權外挑虜釁
無論邊臣諫臣卽中外上書無萬數曾不得一盼又淫
雨爲災城闕陵園亭障樓櫓傾頽相望公累疏劄至
上爲心動多所縱舍賑卹而中人稍戢不肆山陝以西
虜渝盟內犯獨公部內晏然知深勇沉獻可去否大槩
備奏議中約而論之其洞悉虜情形地勢堅瑕將吏能
不如在目中則馬文淵之練習也長慮却顧恥與後進
徼功者競脣吻則趙營平之持重也正部曲行伍營陳

治軍簿不休則程衛尉之勤慎也憂治世而危明主公
家之事知無不爲言無不盡則賈長沙劉中壘之忠悃
也弱冠而登任版敷歷三朝出入中外垂五十年披肝
膽捐要領齊得喪忘寵辱拜疏之日必齋戒告神明或
累日忘寢食精誠若此上之止輦賜環士民之望風仰
斗夷虜之慙面歸心豈言語文字間所能縮結哉夫已
氏不爲國事地舞筆奮辭然于公一無所溜磷功見言
信昭昭人耳目若是余固知憎多口者天所以磨礪豪
傑也求公之才奏議肖像求公之心奏議符券設身處
公之地與時而任事者任人者得失之林汗隆之故差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十

万

數具睹奏議爲兩造矣不然彼夫之口所謂剛腸似直
誹諧似優抑且與公奏議並行將奚擇焉

石督府奏議序

御史大夫北海石公督陝以西四鎮事三年報政會西
虜三市成邊陲晏然
天子嘉其功賜金帛晉大司馬開府如故復錄子入太
學而公因彙其三歲中所上奏議若干篇旣成以屬某
爲序之某受而卒業則公所經略若簡將肄師繕城儲
餉北款虜而西平番訐謨遠猷豐功偉烈異日且載之
國史紀常勒鼎而又何能贊一辭顧公所處時勢之難

與其醇誠大節或是編所不能詳而某屬在下吏竊有所睹記則爲道其形似以論於衆曰蓋今天下西北邊爲督府三一則薊遼一則宣大一則公是也薊遼宣大左右京輦京輦所以垂意甚備請餉予餉請兵予兵朝入而夕報可矣而陝以西距京輦遠其爲患在藩籬不若門庭微憂遠慮非身親其事者以爲是迂疎無當卽有請或沮格而決事揆策者十不得究其四五難一矣薊遼宣大烽埃相接督府彈壓其中近者百里遠者千里若呼吸臂指之相應其所守共一塞多在塞內而陝以西東黃甫而西嘉峪五千餘里或守在塞外徑圍數

之萬里餘矣地延袤十倍於薊遼宣大而士馬僅足以當薊門難二矣薊遼宣大虜無二情雖遼左稍殊總之不離乎虜得一意爲備而陝以西則有番無論番虜殊狀卽岷階文間番之事形不相謀矣敵異情則我異法操縱緩急踰度於數千里之外而欲中於旦夕之變稍不中則言者從其後難三矣虜未臣時將吏以搗巢爲功內帑之歲供不乏而虜從款關來將吏無所得首虜易蒙不任事之謫大同農又以征調少日夜會計減歲供八郡逋課無慮數十百萬屯戍之卒歲築塞不休

工瑕窳則責問四至而士民方訖曰款虜計安我耳柰

何瘳勞人以事虜乎難四矣自公在事齊約其濇漫而董振其驕媚不張皇以示功不苛細以明法有未信公者猶然持之則引曰吾過也無忿戾亦無衰沮其所運籌伏於未形旣形而疑者釋矣其所取裁本之獨斷旣斷而論者定矣精神意氣若流水戶樞出之無窮而運之靡停蓋公弱冠成進士敷歷中外旣入爲少司馬某從班行中望之髮鬢然黑也逾年謁公督府則頰白矣再謁之則見公神愈王而色愈和退而深思以爲公醇誠大節毀譽不改錯夷險不二心處時勢之所難爲後先四載迄用有成受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十二

萬

天子特達之知而昔之未深信公者亦爽然自失是夫無本未經緯而倂得之者哉昔周成王時則有南仲襄獬狁而伐西戎出車之雅赫然盛矣然其二章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非醇誠大節何以有是公今髮種種垂也其有南仲之心乎往征番有言莊浪魯氏兵可使者公曰借兵於夷如中國何且令番知有魯氏耳魯氏罷番復張矣已之酋長切盡時倨見中國使者公按塞至獨率衆稽顙塞下獻二馬多所干請或曰受之伴與所請無絕其驩公曰是見虜不誠也虜如繼獻繼請胡以待之爲受其匹馬勞以鎡幣酒食諸所請悉不許延寧

市峻報上公首賜金已甘肅市復峻後報再賜金公曰
一事而兩受賜無乃爲泰乎必三鎮類上自此始某覽
觀數事皆奏議所不載公醇誠大節可以當天下難事
事多可書而某不慧僅識其小者云

勿欺草序

論者曰三代而上唯恐其好名三代而下唯恐其不好
名此未可爲訓也孔子語子路事君勿欺也而後犯之
以子路事不避難視死如歸何至於欺而孔子教之云
然蓋以其好名耳名莫美於忠忠莫難於犯而好名者
能爲之好名之心卽欺也聖學之要在勿自欺彼其之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十三

万

子知惡之名不避而善之名可附也閒居爲不善見君
子遽揜之襲取而欺生焉久假而欺成焉實由好名始
豈必無忌憚之小人患得失之鄙夫闖然媚世之鄉愿
色厲內荏之穿窬乃稱欺哉子路尚勇不取裁兼人不
思退所不知不闕如爲國不用禮讓恥於見短而喜於
用長行行率爾其精神凌逼人而卒流爲彥與野充類
至義之盡是亦欺之屬也子路而降略舉古諫臣左儒
九復管仲弃酒鬻拳以兵師經撞旒保申行笞士季請
先子革磨厲周舍司過谷永規切高堂隆口占歸登寄
名劉栖楚扣龍墀元稹見事風生陳瓘射馬先人非不

能犯未可許以勿欺何者好名之心爲之也而甚者欺世盜名卒不免君子肺肝之見斧鉞之誅則何益矣世衰道微士好建言立名取富貴如寄于是皂囊白簡汗牛充棟而國是益囂然大亂論欺之害以犯爲最中丞豫章涂公爲侍御史按畿輔中州山西粵右開府榆林疏草凡若干卷言主德則責難陳善閉邪言人材則進賢退不肖微顯闡幽言政事則禮樂教化刑法軍旅蠻夷戎狄廣大悉備矣要之諫不訕頌不譎不急爲不重辭不援所不及不煩所不知不以近忘遠不以小隳大不以一隅槩通方不以空談効實政不以踰度參舊練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十四

万

不以愛憎毀譽熒惑不以成敗利鈍轉移不媿天不作人不負君不舍所學非勿欺惡覩此乎公素潛心聖學與海內大儒琢磨切磋無論二氏異端雖王文成專主良知未得要領聖經論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而以修身爲本次以知本知至次以誠意舊文具在寧容紛錯夫至善渾然初無心意知物可言感於物而意動始乎幾微終乎霄壤善念旋發旋晦而廢于半途大醇小疵而雜以他念皆欺也戒欺求慊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矣其學精密切實如此故口無妄語身無擇行暗室屋漏造次斯須衾影夢寐安往而非勿

欺而況乎其對君之言有不可質神明開金石垂竹素者耶某往得事公河西願學未能而私淑諸人窺其廓以爲公疏草特心學之餘緒云爾抑某嘗慨夫天下習而爲欺者自建言外邊事爲甚繇一二空文相冒而效尤者便之旁觀者猜之視爲故事如榆林搗虜巢級垂二千因其帥誥誤悉抑部功不論丙午西路之戰斬馘百計而摘其非臨陣不宜賞欺者邀利不欺者受疑幾何不令人解體公開誠布公澄汰宿敝使介冑行伍知以不欺事君功見言信名實相得上下相孚孔子所謂臨事懼好謀成而子路有勇知方之效必俟之二年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十五

万

也豈欺我哉俗士嘗講學爲無用而厭聞誠意正心之說欺莫大焉請誦公是草與所著證學記爲升堂入室之資其有功孔子不在子路禦侮之臣下矣

顧司馬撫秦疏序

蓋奏議之難必有功也所從來遠矣古者臣之于君謁見無時面相可否其情最親而其言易入自堂陛峻絕宮府乖離而後奏議行焉晚世君不好學于文義未深省覽東方朔牘而能乙之者幾何人哉其嘉納而施行之幸甚不幸逆耳嬰鱗犯不測之罪然猶明示意嚮使忠臣察士得再效啓牖轉移之術而一切束高閣付蠹

鼠下若焦若灼而上若罔聞不用其言不罪其言令下無以上取名而上意自如如是則雖日百奏何庸臣有言事者有任事者言事者姑以一言塞責事之成敗吾何知任事者事不得任而有言言而不從事將委之誰何余讀顧司馬撫秦疏而爲之廢書三嘆也尺賦卷五
上深拱禁中有年羣臣莫得聞聲卽股肱心膂重臣所密奏率留中報罷而公撫秦君門不啻萬里其安能必之疏中若計吏治兵修邊却虜卹災民法悁宗請罷織造摧稅皆宏議遠猷然或奉循故事或采收群策或因時制宜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十六

萬

上不盡拂違卽拂違人人能之而獨權璫以單詞陷上中秦二令二令俱不免賴公爭之強米外新策因上輒爲霽威而聽許之海內臣民歡呼踴躍納諫遷善近日所僅有不識公何以能必之于管萬里其文上而易人所難如此也孔子論事君曰勿欺而犯孟子以怨親過爲愈磯不佞久臥田間不習朝事頃起家再宦秦則見諸臣奏議類以犯爲忠以磯爲直或不能無慊於勿欺公不避犯與磯之迹而實絕犯與磯之心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已外不欺友語默法巽直以方寸一念質之神明而毀譽去就不計焉精誠之極可

乎蟲魚可動天地言出而

上從之十可必二三易人所難其以斯乎公官爲任事者與言事者相提而論其數不勝苦心極思皆疏所不載非身共事莫之悉也此其故難言之矣嗟乎奏議之難必有功恒在君而今所難乃在取信于士大夫柰何盡以爲君人者咎也要其大歸則勿欺一言蔽之矣

曾中丞奏議序

中州天下腹心地也勢無所不達安危緩急四方若響應聲景從形其民無積聚易轉徙冠蓋輪蹄日夜相屬疲於奔命世襲承平武備單弱水旱蟲蝻災疫曾不間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十七

万

歲物力虛耗驟而振之以爲虛憍喜事而實伏不可測之憂至於今日更有三大患焉同姓王國凡八其麗不億祿不以時給其上爲俠其次作奸犯科法令阻格

天子介弟憑東朝廷之寵魚服嬉遊任之則生戎心且示諸王驕逸而治之則傷主恩此一患也伐山采金自

中州始凡六七年矣地利有盡而溲惡民贅聚日益衆寺人日益倍尅攘奪礦不足則繼之以稅稅不足則加

賦富者與貧者交困困則思亂停免之章百餘萬言褒如充耳不見答非獨開礦不可即一旦而罷礦彼千萬

白徒無所牟利將安歸乎此一患也自嘉靖末河決而

害漕當事者議築堤下流日迫隘上流日壅闕而河大
徙南鄉議者不言下流積高而歸咎于上流情分形隔
于以舉事其能得當乎此一患也臨汝曾公撫中州三
年樹之風聲著之語言陳之藝極予之法制告之訓典
委之常秩教之防利所以貽士民百世安者文武相配
小大具舉矣諸寵王非所得問而其傳相與贊御私昵
闌出入者三尺不貸王乃戟中貴人連體固寵不易拔
除而監奴若鈴下之憑城社者有司之隨波助瀾者罰
無赦竹槿石菑歲舉事如或不及灑澹沉災不與河爭
尺寸之利亦不向他人競口舌要無以鄰爲壑而身固
其圍而已其說具在疏中此其大者也他因時制宜補
偏救弊察吏治而勤恤民隱更僕未易悉數於是公報
政受策命及三世

上方建儲官布大賚諸八座九列次第東授公旦莫
且應召入踐文石之陛藩臬諸大夫請公疏草付劄劄
傳來者而屬余爲之序余不敏奉令承教可幸無罪何
能效片言竊惟公臨汝世家精于理學設誠而致行之
敷歷中外蜚英聲而騰茂實在中州有所創革而不示
名迹九閩萬里公車之牘率報聞罷而納約自牖時見
采聽銀瑤左貂虎而傅翼不可力格而柔馴之以次就

吾羈勒兼聽并觀賢知愚不肖樂爲之用試讀諸疏其言剴切其氣和平其於事理持大體而無見小垂久遠而無泄邇務實効而無浮誇古所謂社稷臣者其英猷雅量於此可窺其緒焉夫疏不足以盡公而中州又何能盡公疏也雖然後公而有中州之任者奉是疏而行之若畫一足矣

撫晉疏稿序

代

世言周公輔相之業莫詳於詩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是也方是時蠻夷通道重譯獻珍可謂治平無事矣然而命南仲城朔方簡車馬飭旃旒至於室家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十九

万

此離啓處不遑若此其亟也夫古之大臣慮深而謀遠固如此三代而上所爲中國患者不盡在四夷而此虜於四夷爲最強三代而下所爲中國患者半在四夷而虜勢益勍竭中國之財力謹備之矣卽不敢責人以周公南仲而謀臣良將代故有人乃虜患則無代無之何也蓋其難有三酈生好奇而請封六國幾至敗事賈長沙通達國體五餌三表闊疎無當此言事之難也趙營平留屯金城璽書屢責問狀李鴈門費千金饗士時委士嘗虜言者不以爲老悖則病狂易此任事之難也劉向陸贄所陳說數千萬言剴切詳盡百世之後覽者猶

將動色而兩主不能采其萬分之一此會合之難也三
難者中係於所存而外關於所遇所存與所遇不皆相
值而功名之士因以扼腕仰屋嘆矣天厭夷禍平苗
上以神聖照臨萬國無遺天亡鏃之費而虜款關稱外
藩臣貢市不擾於今六七年此其時何論成周然余觀
中丞鄭公之撫山西也簡將肄卒覈屯除器食息若不
忘虜者嘗身行邊知徧老爲三關要害請築塞百餘里
以防未然樓櫓亭障經營畚鍤不遺餘力即太原在會
城中可宴娛無患公爲勒習士馬更置將吏廩廩若當
路塞廣靈繁峙逋亡民私盜礦金爲奸利有司謂疥癬
之疾不足聞亟下令驅除毋使贅聚復圖所以善其後
者以彼其心即公且之桑土拮据南仲之悄悄况瘁未
之或過矣昔虜未款時山以西防胡不少休疲於奔命
一旦得枕戈帖席恒情輒言是當束手無所復事事而
中丞公所擘畫萬端更倍往昔誠不欲以旦夕之安博
百世之利也夫禦侮折衝南仲之功豈不偉然顧非得
成王令主與周公爲相能保無尼格乎中丞公揆事發
策直摠愀誠事從中覆悉皆見諸施行此趙營平諸君
所不可冀得之遭而酈生利口賈傅少年所不能涉公
之與突者也余向從諸大夫後受公約束公不以余爲

無似疏薦於朝未幾公改鎮雲中以去而余承乏領秦
事秦西偏迫羌北偏被虜較晉爲難治竊鯁鯁懼無以
効國家且負公國士之知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得
公撫晉疏稿讀之余所取則夫何遠之有公爲御史彈
劾故相私人直聲震天下在郢中貴人護作獻陵多不
法奉詔裁釐其太甚者士民誦德不衰此兩事當錄在
國史且非在晉時故不復論與

言事紀畧序

李汝培中丞以名進士爲庶吉士授侍御史出按陝以

西余時攝巡關內事從行部見公白皙美鬚眉如張留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二十一

万

侯狀貌類婦人好女如趙文子其言呐呐不出口公尋
謝病歸病已還臺按畿內會執政卒其所主大璫恃狗
馬伏習之寵蔽日月明侵威福權公首疏發其奸

上瞿然悟赫然怒竄逐之黨與瓦解冰潰余時里居異
公溫溫恭人而慷慨激烈乃爾賢者故不易識

上深知公忠擢貳冏卿方柄用之而壽宮之議起公數
爭辨爲政府所嫉復謝病歸久之爲光祿卿且三載故
事卿三品三載擢都御史宜副不宜僉而公僅得僉又
開府遼陽遼陽大帥方有寵子孫僮僕持斧鉞帶金玉
領方鎮備宿衛者十輩開府易置出其手唯諾恐後公

在行則大帥已解任第日夜練卒屯田駕御諸屬夷黠
驚者磬控縱送使不得爲虜用而爲我用又嚴核冒首
虜及侵牟軍實諸不法事皆故帥所諱更以他事與侍
御史相左而公復不安其位矣至于今遼事大壞屬夷
蠢動中外戒嚴思公先見而推轂之如不及也夫臣出
身而事主有兩端曰言責曰官守言責者不身當事而
持文墨論議成敗利鈍我無與焉官守者慮人議其後
成敗利鈍之念柴立其中首鼠兩端而卒以敗余讀公
諸疏居言責不撓官守居官守不避言責一意在公家
之務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行無不顧言豈不慥慥乎君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二十二

五

子哉比歲言者章滿公車卽有所摘發不能撲滅燎原
之火而第拾人口吻之餘或援引紛紜雜穢褻語若兒
女子詬詈甚者恣行胷臆脩隙報怨或博名高以蓋宿
讐逃吏議究使上之人鄙言爲不足信下之人亦莫測
其意所出譁張燭亂禍且移之於國安得李公正色立
朝令諳諳然而沸者嚴憚反正乎國家設按臣以御史
設撫臣以都御史而吉士則從太史讀中秘書史者采
公論秉直筆可以言可以行可以信今可以傳後如此
不負官守不負言責中丞公歷三史舉其職矣其奏議
尋常建白不載而獨舉其大者四十篇有奇曰紀畧又

目之言事若曰是言也可見諸行事官守言責相爲用也亦史之義也

周中丞疏草序

周中丞持節撫江南積其後先卿寺之伐再考而

上爲晉爵二等理河事時江南無年田稼蕪惡糴貴民饑道路多死人公調護萬方士民依依如赤子怙慈母上亦深知之不卽予代而會有求多於公者不勝不止公請解任益力

上始報可然不予代如故而士民以公數上疏不憚批鱗逆耳爲畿輔十郡造百萬生靈之命則請其疏草以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二十三

可

傳而因取公爲侍御史居臺若按中州北畿視學政及卿寺時所上建白彈劾彙而梓行之或言古人於疏草有毀之者皇甫義真有焚之者荀文若羊叔子高士廉馬賓王有削之者孔子夏樊靡卿陳長文陳長宏而中丞傳之何曰非中丞意也吳人也然卽以爲出中丞意何不可不聞宋韓稚圭司馬君實之言乎魏公集其諫官時所存諫藁七十餘章爲三卷曰焚之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溫公三上書言事不納旣知邊州而以付范景仁曰若奏而不通又復焚草則與不言何異夫人臣欲効忠於君不在避名二君子非耶周中丞疏具是其

用者足以彰主德而其不盡用者或取而申明之苟有益於國家功奚必自己出哉吳聞人才士不輕許可所爲序中丞草剛腸正色深謀遠慮凡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自公發之且尚有出是草之外者蓋成文德音兩端俱備不佞不復進諛詞而臆度公所爲傳草之指雖去國有餘忠焉非夫身隱焉用文者可例論也子貢曰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觀公疏草者察其心而可矣

邢公按陝奏議序

御史大夫益都邢公舉進士爲密雲令召拜侍御史按陝以西鞏昌臨洮二郡及甘肅鎮事旣竣還臺大宰脩私憾出僉臬司部大梁忌者銜未已無何就常調爲苑馬少卿治兵靖虜已擢山西行太僕卿治兵代郡已更進藩臬長治兵甘肅雲中坐勞劇請告中外推轂起家御史中丞開府雲中累功爲少司馬留守陪京已督兵西蜀降播曾第下尺一之檄兵不血刃

天子嘉其功晉御史大夫領左司馬如故其在代郡甘

肅屬有兵叛不動聲色弄印綬於堂皇之上而反側自安元兇就禽蓋公自令時習兵事邊事向後宦轍所至歷西北九邊之半以身係安危而又有功西南閩閩於

廷臣爲最然密雲卽臨邊要非令所得專奉成畫而已

而以經畧表著實自按陝西始今所著奏議是也夫奏
議譬之方書耳其望色辨聲候氣察脉斟酌緩急倏忽
萬變寧在空言哉蓋當是時順義王俺答少子丙兔屯
西海上數侵瓦刺爲所敗衄藉口迎佛資其父兵復仇
部落後先來者殆百萬取道甘肅却之則以我背盟而
啓釁納之則內地坐蹂躪故控虜難虜與番左右夾中
國而居番虜壤復相錯虜以款不得志於中國而未嘗
一日忘番我恃番爲右背而番不能抗虜我內番而虜
執以爲辭我棄番番入於虜而我增敵故御番難隴州
而西別一天地矣山四塞無所不造天渭河與白水江

大沁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二十五

萬

若鑿壁而出建瓴而下大木良金毫毳茶馬之利悉歸
于他郡商賈復收其子女爲臧獲小民終歲勤動僅足
餬口歲豐無奇贏歲凶無可就食而諸文武署府史胥
徒之屬十九外郡人作奸犯科竄匿不可踪跡以羽檄
烽燧之警六十里而設廨置其費過半取給外郡外郡
秦越相視不以時至糠覈不飽救死不贍奚問禮義故
得民難二郡州縣不當衛所十六孰非待餉而食者餉
屯居十之一民運十之四內帑鹽易十之五而屯與民
運歲積通行邊大臣核侵餉數百萬大辟以數百計流
徙以千計所株連無算而州大夫亦就市誅然迫欲得

成獄終不能無寬而衆心駭虜已款所儲峙密兵芻米
強以其腐敗者給主兵而衆心怨築長城折旋萬里
巍之山巉巖之石鑿而治之名曰斬崖甲士防禦于男
版築歲無寧日而衆心搖莊浪之卒幾戕主帥嗣是告
變者屢矣故制兵難繇嘉靖來日夜患虜者薊遼宣大
次則延寧而甘肅苟幸無事旗鼓之用與耳目闕絕一
旦虜擁衆西行震讐失據重以階文洮岷討番之役諸
將領巽慝不足恃而二郡有司多具員或以遲鈍不及
事者左遷督撫按之使凡五歲有秋防有復命三歲有

大計有閱視白簡彈抨不小愛惜而人情滋懼視若投

荒不樂就故得人難國家之法病在不善任人人不善

任事而事莫難於兵兵莫難於邊按臣往往持文墨論
議掣肘于事先索癡于事後痛不切身第言忍之錢不
出囊第言與之建白日新科條日密上不斬聲名下不
斬成功而斬迎合所謂五難者愈不可爲矣自公在事
省議論寬文法去其已甚而不以瑕掩瑜將吏得展布
四體以脩職虜西行無患而番受要束士不譁伍民有
寧居取公奏議讀之大都集衆思而協土宜不叅意見
不務紛更不徇毀譽不爽名實于時不佞從史臣出爲
邊吏與公按部相終始案稅之材不任斤斧而公虛懷

聽納無求多焉奏凡八十許篇幸陪末議者三分有一去之二十餘年矣猶記鞏昌關城不佞實首事爲植士民爭言不佞請張麻沸賴公不爲動迄以就工已庚之間虜入渭源岷州賴鞏昌以城固收保甚衆士民歸德公而不佞甫免詬詈之口是皆非奏議所能具者也不佞故極論之紀太常而考景鍾庶有采於斯言矣

四疏摘稿序

五方之民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聖人總一人羣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以五年一巡守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二十七

万

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因勢而利導之去其太甚者而已矣封建與巡守法廢人主不能坐得四方之故遣直指使者繡衣持斧分行天下察民疾苦糾正官邪俾若天子實臨之自漢至於今而御史權滋重上自官闈下逮閭閻事無所不得言出而按一方禮樂刑名錢穀甲兵事無所不覈然而喜事者以訐爲直以直爲名往往隳國家之大體或意有獨見才有偏長事有偶合輒欲著爲功令強越以章甫責貉以五穀封事日益案牒日繁吏不勝書而無纖芥當於用嗟乎使天下可以一切爲政不必酌土宜人情則聖人不出皇

序臥治坐理耳何必巡守考問謠俗爲也侍御史代天子巡守而獨行一意溺於職矣太倉毛公爲侍御史凡九年其始入臺與出按貴州山以東河以南按事竣而還臺莫不有疏其於臺就事論事不爲徇不爲激要於正直忠厚而止其按三藩各就俗習去泰去甚不煩苛膠擾以營惑人耳目卽發憤建必然之畫非功利相百不爲大抵貴州錯夷而處民十之一商賈十之二軍十之七僅以通滇門戶羈縻之耳吏其土者多左遷人卽非左遷取過庸不篤轉相鄙夷緣俗而治吏習民安設有出於戎索之外階之爲亂故公之建白歸於寬與簡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二十八

序

山東河南爲國腹心喉舌其地輻湊四達其人慷慨任俠河漕疲民宗藩撓法歲薦饑公私懸罄軍實如兒戲天下無事卽已有事必爲禍首故公之建白歸於嚴與詳讀其疏而南北風氣故實歷歷如指掌以故宜人情合土俗所至稱治是道也仲尼所以章甫於宋逢掖於魯周公所以記職方禹所以命土作貢也令今之世如公十數曹叅錯天下天子卽不講巡守之禮垂拱蒙成何憂不治哉觀之繇曰風行地上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編得其指矣後有省方者所損益雖百世可知也

效愚草後序

余自乙亥出國門垂四十年舟車所至畿輔藩省凡七
其民貧而日惰日悍其士偷而日驕日詭其吏貪而日
僞日競蓋四方大都相似可求而知其故補偏救弊爲
法差易獨輦轂之下交戟之內封事叢雜甚者往還私
札詈詬穢語上徹宸聰下傳置郵而是非曲直紛然殺
亂如蝸如蟻莫可辨識如鬼如蜮莫可方物如焚如鬪
莫可鄉邇如狂如囂莫可質難

上以默止謹而謹愈繁

上以容釋憾而憾愈力臣紀裂主權輕官守隳國計弛
宗社生靈其何賴焉比讀史義伯侍御效愚草而後知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二九

万

言路固自有人也義伯登臺旬餘卽有彈事自後大僚
大政關切世道士風國體民隱無所不言蓋有獨創之
而不嫌于喜事共濟之而不嫌于尚同屢持之而不嫌
于好勝者彼其之子連體固寵撮徒成黨強足以拒敵
辨足以飾非發若機括留若詛盟殺若秋冬義伯信方
寸心奮三寸舌犯衆煦漂山之勢破積蚊成雷之聽不
知有身何論名位信乎其爲愚矣孔子曰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巧詐不如拙誠夫夫也以其詐愚
一時之耳目而君子業已見肺肝竊笑其拙至遺垢簡
篇受萬世口誅筆伐愚孰大焉故夫愚者有不愚者也

江夏郭宗伯序義伯草以爲此甯武子之愚宗伯知於謀國而愚於謀身幾罹大禍其于義伯譬之草木吾臭味也嗟乎孔子之愚甯武子以邦無道時當吾世而大臣有宗伯臺臣有義伯相率爲甯武子余雖至愚極陋能無流涕長太息乎

留垣奏議序

世宗自南狩還不復視朝自莊敬蚤世不復建儲郭中允以釋疑分封總攬三事請釋疑事關分宜分宜恐磯上怒自解中允遂不免然

世宗陰用其言明年景恭王遂之國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三十一

万

上久不視朝卽儲位亦久之甫定諸王長者不就封老成深憂過計竊有辛伯之嘆士薦之歌羣小猜禍揣摩押闔宏議妖書之屬緣間而起其所係宗社事豈眇小哉黃諫議應興首上修王邸部臣稽舉假借罪狀當斥繼疏言儲教分封至情不能已大計不可緩其詞深美其指剴切投鼠于器探珠于逆鱗者至再而

上不報天下誦

上闊達大度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而幸諫議不爲中允之績則亦賴輔臣衷誠秉忠無所阿也

上神明不測一旦轉圜下明詔如嘉靖間事易易耳以

主聖臣直千載一時之遘而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自應與外鮮嗣響者何也蓋今言路若開而實塞上嘗有所詰責譴逐或空其署而頃歲絰續養聰務以嘿止謹嬌子觸母孤犢觸乳無復敬忌于是巖廊爲訟庭封事爲罵坐白晝魑魅罔兩人立而啼違山十里螻蛄在耳議論多而成功少蹈宋覆轍伊誰之咎與應與居留垣踰兩朞奏議若干卷其目十有七率用人行政之大者盡智畢議易精極慮正直與忠厚並具同聲相應故不乏人惟此三疏及請復建文廟祀乞死事諸臣易名則百鳥一鶚三年一鳴閭閻隸臣所最斂衽而服

擊節而賞恨不附名牘尾者也有臣如此不令居禁闥拾遺補闕而徙之嶺海間殊不曉其故曲突徙薪異日必有爲應輿論功要之應與付此身度外無問功名矣

兩曹疏稿序

嘉善平卷其目十卷十卷用入

孟子曰有官守者有言責者蓋臣職之分久矣與應與上過聽煬竈釜鬻之計黜臺省言官或至空署諸曹郎或以官守得罪亦至空署而言者曾不以其故廢忠讜上不勝罰則務以優容陰消之或留中或報聞罷無所可否從違于是諸曹郎舍其官而與臺省爭建言其初屈軼指佞神羊觸邪出于至性而後乃肯公植黨交相

爲瘡身犯不避而先發箝人之口要以狙

上寬仁不詰問故封事滿公車幾同兒戲於官守言責
兩無當也混淆國是使世道人心化爲羯羗罔兩孰執
其咎哉張德夫爲戶曹儀曹皆有奏議在官言官就事
論事無越思無出位而最重大者曰建儲官曰正文體
曰罷夷封儲之當早建也島夷之狡不可封也德夫去
國後其言業已行而竟以正文體一事謫矣謫非出上
意乃言官爲之于今十許年文體猶然未正以德夫爲
前車辭而闢之鮮矣夫舉子業之文與奏議之文莫不
有體其貴正一也官守言責之臣與爲舉子業之士其
人一也文如今舉子業一旦登第而司官守言責其爲
奏議有不喬宇鬼瑣梟亂天下如前所云者哉天下事
或奧隱而難測惟文體正否可一見決耳天下事或牽
制而不自由或難以身嘗禍惟正文體非有禍害當前
必長慮却顧也德夫守官一言而斥而未聞有官守得
其職不得其職則去言責得其言不得其言則去者豈
諸君子皆若孟子進退綽綽有餘裕哉余爲之三嘆矣

水部起草序

國家事倚辦六卿六卿事莫猥雜於司空而司空之屬

莫難於都水都水所難莫若河漕土供古以河治河今

假河以通漕藉其利復遠其害北虞防漕南虞侵陵園古稱四瀆獨入於海淮河今合流而形性殊功力異矣上供額十倍初制中貴人乾沒無萬數外臣不敢詰以肅皇帝聖明且然況於今日嘉靖時土木禱祠之工九邊之餉貪墨之吏三者竭公私財十七

今天子營萬年之宅且十年未休邊餉吏墨猶故也而十年間水旱災疫無一隅得脫下議蠲上議賑朝不及夕日以爲歲河漕不至則京師坐困是扼吭而奪之食也治則兗徐豫冀重困是戕腹心以療喉舌也上供狗之不可持之則犯主怒而卒無補於國與民酌於治不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三十三

万

治狗不狗之間欲兩利而兼存之卽仲父決筴留侯借著縱橫掉舌長沙流滄末如之何矣友人周啓明爲水部郎奏草凡數十百事言河漕上供居多河決大梁諸要害處則請專設行河司空是以有隄岸閘壩歲修之議有修高堰禮壩砌范口濬草灣之議有龍江造船五事之議有濬寶應以下鹽河興化以下海口之議有禁衛河上源私灌有疏茶城河口有坎河泉源申嚴閘禁南旺諸湖泉禁之議有大社集長堤大治河南各堤工之議而浙海塘若蘇松若中州諸郡國若西夏河渠以次舉焉然而京東水利蘆溝滹沱之役且議罷矣

上有所責問治河諸臣屢請貸矣有裁織造袍服五分磁器四運之議有減半造祭器之議有撙節紙墨工料之議有盡免潞紬及止蘇杭派造之議有卹典器物十年爲期之議有清理冬衣之議而戚晚踰例造葬勲臣私權民貨者悉以法彈治之

上或報聞罷或留中或許殺三之一十之一然而若百官之助工若括外帑之贖緩必爭止也其言直而不激婉而不阿不爲名高不惑非譽不執意見故聽言者無投鼠齒馬之嫌而受事者無掣肘膠柱之患河漕通上供足而國無失體民無咨嗟聲其操心可謂良工獨苦矣漢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起草明光宮爲後人所羨諸郎文辭不概見獨賈晁匡劉諸君奏草至今誦之夫夫非郎也言在我行不行在人周禮六官屬大事從其長小事專達今事無鉅細非其長不達尚書郎起草而能使其長無異指天下奉爲功令而又切至感動上心陰奪中貴人極重不可反之勢且令後人美其文辭如啓明爲斯草也難矣不設身處其地而驟視之將無曰此陳羣羊祜馬周高士廉所焚而樊弘李孝伯陸元方戴胄所削也嗟乎啓明豈假一水部郎草自見哉

陳情草序

茶陵中丞譚公之撫蜀也蓋六年矣蜀方多故西南有
播警西北有虜警諸蠻夷時擾邊鄙而播事最壞剿與
撫無適而可大司馬以征倭徵兵蜀者十三大司空以
宮殿災徵木蜀者十九而木最嚴民無所不受役財力
殫竭會大陵爲虐死者塞路公所以經營安輯甚具躬
行節儉率先有司汰故事供億數千金長安諸貴人尺
素起居而巳當事者意見往往與公左而太夫人春秋
八十有五矣蜀道險阻不得輦就養太夫人微知公心
獨苦有陟屺倚閭之戚公因謝病請得歸子舍事太夫
人四年中疏凡某上則所輯陳情草是也人情不能無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三五 萬
好功名而夸者沾沾自喜張大聲色公文武相配綱目
備舉要之闡然自脩不求人知是爲實德人情不能無
恥詬辱而忿者好勝自頃冠帶之倫巖廊之上若訟若
詈虧損國體已甚公內省無疚不一置辨是爲雅量人
情不能無遠嫌疑而異懷者逐時上下與物宛轉公裁
鑒已審必行其志毀譽不搖寵辱不驚是爲定力修此
三者人願求多於公公歸矣侍太夫人一日養棄三公
如遺迹耳豈常情所易測哉

上西顧而憂蜀事度非公莫可辦故奪公之情而誦言
者已察公蜀事有緒可無後艱故體公之情而伸言者

公不以太夫人亂方寸負上任使又不以蜀事執掌獨
賢終缺將母是情也正而靜約而深微而婉疏達而信
直而不倨曲中而旁通君臣母子交相得矣某不佞承
乏起家田間事公于蜀蜀官吏士民失公閔閔然若中
路嬰兒之失其母焉夫已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卒
無敢涅公純素昔者諸侯卿大夫之孝言無口過行無
怨惡聚歡心而貽令名舍公其誰與歸鄉使公進而膺
仕計日月待遷無補公家之務退而避難貽後人憂抑
或嘵嘵效女婦賈豎爭言惡聲日入於耳太夫人聞之
卽列鼎寧甘食耶樂正子春嘗云自吾母而不得吾情
惡乎用其情讀公陳情草者考中度衷其在斯矣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抄 三十六

万

留臺疏稿序

國家以言責專屬臺省臣言常用而氣常伸其有大是
非利病或臺省不及言則非臺省亦得言之然不恒有
止厭聽言臺省虛曠或更數年一除朝拜夕奏發舒鬱
積而非臺省者錯出其間臺省有南北在南清議尤重
言出而千里之外應之頃臺省南與北各持一說相駁
難已乃南北自相駁臺省自相駁南北非臺省者又與
臺省相駁上滋厭聽而下言滋繁舌敝耳聾不見成功
可勝嘆哉余讀周侍御留臺疏藁而知有言責者當以

是爲正也君子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今喜怒以類者鮮
易者實多耽眇婦則覺人贖一目疑隣兒則無往非竊
缺溢美溢惡至于事外論事人外論人因解而嗔蟹因
桓而及姓有木者而公無偏聽也君子立不易方同弗
與異弗非好面譽者亦好背毀之今奚必背諸葛豐於
周堪張猛前譽後毀韋執誼附王叔文欲掩其迹且迫
公議時爲異同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而公無二心也君
子知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平心易氣何所不可魏其無
大體如賈豎女子爭言高德政以精神凌逼人公孫龍
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辨而公無虛憍也君子和而不
同同而異今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
各自彈射互相瘡痍強口馬欲穿其鼻決鼻牛欲穿其
頰甘陵南北牛李洛蜀門戶區分兩不相下巖廊之上
紛紛罵坐聚訟而公無私交也君子惡訐以爲直者今
鉤撫細微誅求陰伏召猜禍吏與從事銛筭鉤鉅遠近
偵探匿名文書皆入封章若劔客之行刺劇盜之搏掩
狡寇之細作彼公孫弘意忌郭解陰賊感槩暨豔多揚
暗昧之過不足道矣而公無深文也君子絕交不出惡
聲周伯仁好乘人之弊已擠溝壑而又下石方困蒺藜
而尚關弓而公無已甚之疾也當其初起辭說解故猶

爲是非利病而後乃爲剛愎好上人寢似爲攘取富貴
酬答恩怨之術恃
上之不見罪遂狂逞無顧藉道聽塗說街談巷議竿牘
之猥瑣杯酒之諧譎徹聞宸嚴欺

上之不及知也若以爲戲踈所不盡益之以揭懸書國
門郵傳四方其黠者射影于沙伏戎于莽魑魅魍魎白
晝人啼三人成虎十夫撓椎其桀者指揮震風雨叱咤
興雷電掣大臣肘箝小臣口其愚者奏不去葛龔表多
倩邢邵縛牛蹄馬足鳴金擊鼓以疑敵而甘受其禍言
路如此亦有宇宙來大變異矣鼓芳風以扇游塵屹砥
柱而挽頽波周公懋矣哉余故因公之踈而究論之
莫捫朕舌竊有懼焉

林岡卿疏要序

莆田岡卿林公廷任余門人陳以介左丞爲職方郎時
所進士也歲甲申余與友人游匡廬入豫章將之齊雲
武林寄逕進賢廷任時爲邑令推以介之好有加禮其
人溫然如玉士民頌善政不絕口向後爲侍御史爲列
卿邈不相聞者三十餘年比者其子之婚姻翁生金堂
以公疏要存稿相示則公沒亦且十年矣南昌興化二

郡志皆載公清修名宦中家貧不任殺青費故他文稿

猶未行而疏亦僅錄其要者余獨于疏竊有概焉東漢之季士尚氣節諸賢口筆威于鈇鉞卒釀黨錮之禍趙宋中華以直言敢諫爲氣節而議論繁多亦構黨人之禍禍皆移于國矣國家政教風俗倍萬漢宋而邇年士大夫氣節唯在建言一途標榜如漢之名高而實行每不相符賈冗如宋之議論而問其常職未必舉也往往拾齒牙之餘唾博懷概之虛聲發端于此而究竟于彼攻擊于此而附和于彼挑釁于此而借資于彼或叢垢而託以自免或修怨而巧以相報或聞若隱語匿名或忿若醉罵離訟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疏序

三九

上一切置不省而益無忌有漢宋人所不敢爲不屑爲者無論當言路非言路紛然錯出黨日盛而日岐天下莫知公是之所在政柄之所出嘻其甚矣林公居臺十有八年參調而應利道而動事關國本則訓儲冊立有疏事關君德則回天變決章奏陳闕政停營建釋逮臣斥橫閹有疏事關用人行政之大者則請考選清銓曹飭吏治重守令養士操抑于進有疏維國體伸國法拯糧役請蠲恤罷採權籌邊計安邊疆有疏不以訐爲直不以悻求勝不以異見奇不以似亂真

上卽未悉聽許而無逆耳批鱗默賴以酌劑轉移議論

不爲宋多氣節不爲漢露君子哉君子不以言舉人不
以人廢言乃今以一言而槩終身必非不肖之人其譴
謫者必待以不次之擢逐響附羶何怪其然宗社福祚
方盛幸不爲漢宋黨禍而魄兆已見可不畏哉林公會
以斥墨郡守幾外補而後乃以督工遷身不得受大言
小言之祿而人不以建言歸公豈惟忘利亦且忘名身
後論定大都日以廉吏竊謂廉不足盡公也因序䟽要
喋喋及之亦殊昧乎金人之三緘南容之三復矣

留臺䟽草敘

友人龍大章持侍御郭公䟽草屬余爲之序而更獻疑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䟽序

四十

曰昔賢有焚草者公乃傳之何屈余謂此古道也古未
有章奏君臣日相接都俞吁咈用人行政頃時而決猶
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而史臣因以其所面可否者筆
之於書其後言不從乃有詩諫使太史陳之瞽臆誦之
事在君則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訥事在臣則曰寺人孟
子作爲此詩所刺譏若尹士皇甫番極之屬斥其名不
諱言出于公是非天下後世共見共聞夫何病焉詩亡
而後春秋作春秋褒貶在三百篇後卽有尊親當諱直
書其事而使人自知知我罪我何德何怨章奏者由詩
與春秋而演之者也詩與春秋無諱矣䟽草亦何必削

其有削者以爲不敢招君之過形人之短而又虞夫被
言者之脩隙耳夫旣已形之章奏郵傳方內異日史臣
且書之卽削草何能禁其不傳自有章奏來雖鴻儒名
臣論人論事安必盡當要在直不許公不黨譬諸日月
之食與更人莫不仰視此之謂君子詩與春秋所以揭
日月而行天也三代直道凡民則然郭公官以史名在
官言官何所諱而不傳大章曰善近日言者心競力爭
漂說詭辯使人主厭而不信天下搖惑而不測所指讀
公之疏若卹忠直舉逸遺下考選起廢棄救臺臣因言
下詔獄飭留後營倉積弛論遼事虛弱議衛所襲職就

大泌山房集

卷之十六

序

四十一

南都歲荒請大發內帑賑山東蠲貸注右積逋罪金吾
勲胄之奸貪大計糾諸方面軍政糾諸武臣斥奄人播
虐於閩辜推于湖口舉行親王婚冠大禮裁愛子名田
溢額中使頭會箕斂繹騷四遠此皆君德人倫國是民
隱所不得不言者然而其語和平其事審確其心術光
明忠厚可盟之幽獨可質之鬼神過人遠矣今聞使君
之說而後知詩春秋如是美哉公之深於經術也請亟
傳之使衆有所矜式焉

